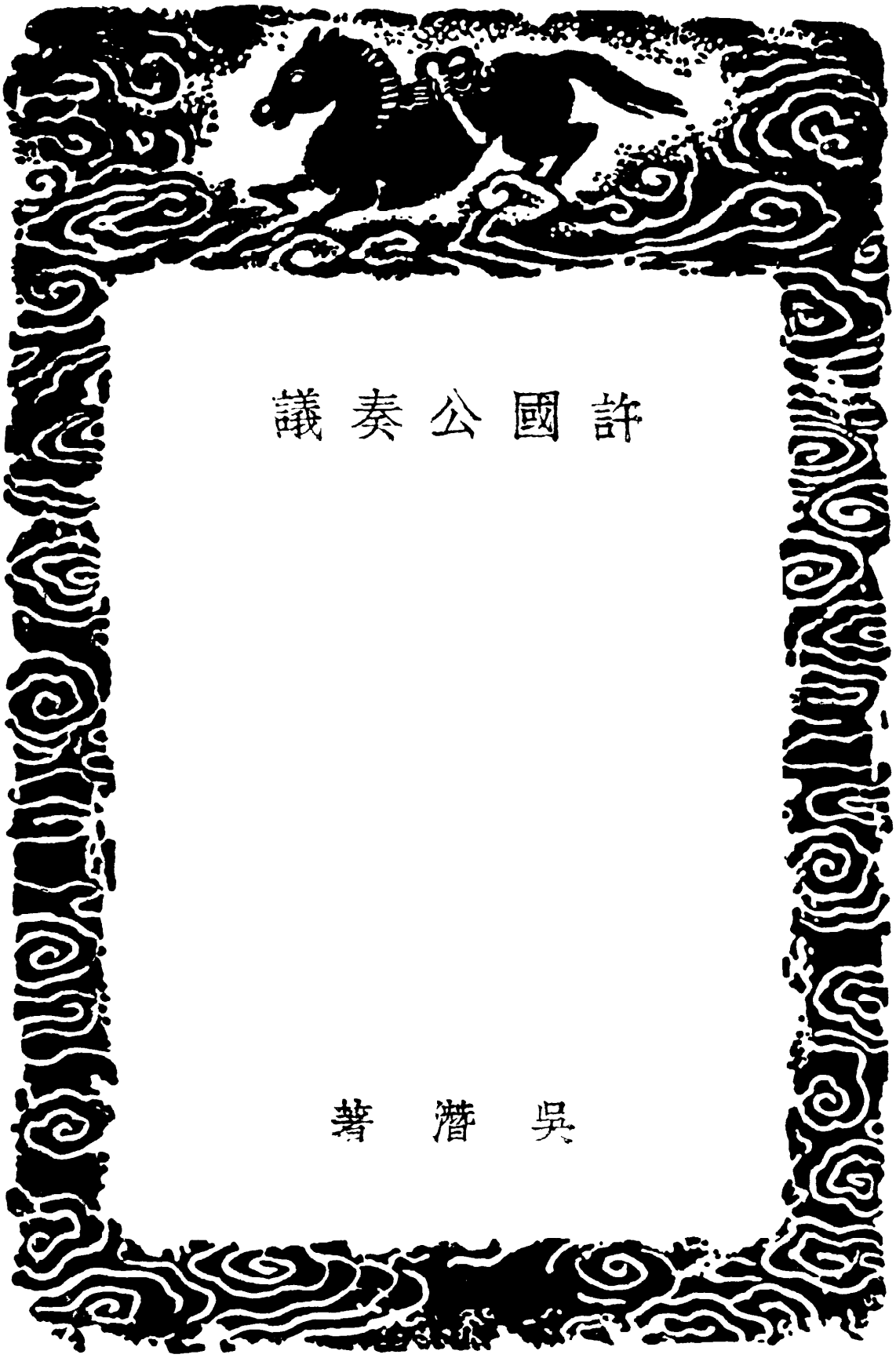
許國公奏議
五城奏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許國公奏議

吳潛著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許國公奏議

目錄

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奏以趲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徙懼則沮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原缺
奏論江防五利 原缺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原缺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原缺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原缺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規韃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與謗等事 原缺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原缺
奏乞令東閫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原缺

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羅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 寶祐三年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寶祐四年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寶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特力中國特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景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宋 杲 潛著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齋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丙戌之夜。觀攸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告。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罹煨燼。蕩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烏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爲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愚慮。仰瀆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二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飄沒之變作。又一歲而穆椿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祕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甯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井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

有歸陛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滸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暴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京、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汚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洶洶。天下之勢。譬如以漓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釁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尚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減膳而已。疎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非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達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遣。以培國家一線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譴告出

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傷敗矣。弭災爲祥。易亂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陵。而密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京口滁陽。而陰爲掎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幷謀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淮濟。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閩寇定。節閫易人。則贛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定。起草莽之臣。固足以慰衢人之心也。然隣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豫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粗消。而鴻雁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而弗遴也。淮服初平。而杕杜勸歸。捍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爲疎矣。臣願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木。不可以一旦求。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必惟其人。且蓄之貳。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取進止。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遺使。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本朝交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彼

以和悞我。我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曩時氣勢。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鬬。積其累年絕幣之怨。甯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閒費我日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況逆全黨類。尙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愚欲望聖斷。戒諭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僞。修飭守備。防其衝突。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爲遷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並乞留神省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比者叛賊獗猖。疆場紛擾。瞰江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嚬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閫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虞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多邊遽之日。與今夏潦降之時。頓寬厥憂。甯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羌達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儉壬伺間。而反欲幸朝廷之蓄。察證觀形。尋源遡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

傷道。干和而召鑒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疎便僻側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弼諧於廊廟。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尚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奔競。必勤勞振職。必蹇諤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囊橐。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外大小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爲景星。爲甘露。爲大穫。爲慶豐。其應於人。則爲孝弟。爲忠義。爲尊君。爲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

奏以趲剩事例并諸司問遺例册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照對臣一介疎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易爲避就。黽勉祇役。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粤自交印。卽將諸州軍見欠綱不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鹽繫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攤之人。不下數十百戶。並行蠲除釋放。其諸

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律以租額。竭盡疲駑。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達寇殘金、侵突淮西邊面。非泛支遣外。有所交頭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戢吏。偶有趲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幷諸司問去遺例册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苞苴囊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汚朝庭。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等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畎畝之民。稍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卽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間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黃放白催。欲乞睿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幷乞睿照。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官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減三十萬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臣雖駑下。不敢企望前脩。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勤睿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尚書省。幷乞睿照。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趲

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文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窠名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睿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彊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閫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睿覽。昨臣進奏院報京淛制司申目。今韃人已去。河南境內。卽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韃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竊聞議者謂靼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盡河爲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泝途衝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澁。又有泝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淸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堅忍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必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靼兵盡去。猶不可爲。況乍去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潁、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靼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靼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

進退不能。萬一驚潰。又墮隆興符離覆轍。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旰食。帑藏虛殫。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自爲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而流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一人能爲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聞事。伏候敕旨。貼黃。臣所陳九事。踰一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聖諭。乃是翦下白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覩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溥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緜薄。蠲租免算。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有所欲。而天從之。子有所懷。而父母啓之也。有君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藝祖皇帝躬擐甲冑。討

平僭僞。以造區夏。而不私其子。上帝鑒之。迨丁未而孝宗誕於秀。踰三紀而爲乾道。迨甲子而陛下誕於越。垂三紀而爲端平。此豈偶然也哉。臣請得而極言之。今日有可畏之機三。又有可喜之機一。天難諶。命靡常。自堯舜氏以訖五季。上下三千餘年。惟三代漢唐。號爲長久。而周室猶得八百餘年。然自宣王中興之後。旋以不振。竟擁虛器。而至于赧。大率歷代中葉以後。如人中年。營衛有限。少失調攝。疾病便生。前代東南。運歷正統。不出百年。其間偏霸。又所不論。蓋土薄水淺。氣脈易耗。用之不已。勢固難支。自古南北立國。雖曰殊方。而天地之氣。本相流通。元無間斷。故北方有危亡。則南方亦鮮克安枕。貼黃臣謹按孫氏肇開江左。至於宋、齊、梁、陳、南唐。皆以偏霸自立。或五六十。或三四十。唯琅邪王以晉正統。百有餘年。元魏之後。無再興者。陳留奪而孫皓降。苻堅滅而桓玄起。姚泓死而劉裕興。拓跋分而侯景來。宇文廢而叔寶入。我國家受命。垂三百年。六飛渡江。又踰百載。今乃適當金斃靼強。中原鼎沸。封豕長蛇。近在疆埸。臣所謂可畏之機有三者此也。柄臣淪亡。權歸上聖。以四十年祿去公室。而一旦威福惟辟。以萬幾庶務壅底膠輵之極。而一旦伸縮進退。惟吾所欲。以薄海內外鬱抑憤懣之久。而一旦軒豁舒快。如覩青天。臣所謂可喜之機有一者此也。可畏者方亟而可喜者忽新。豈非天祐我宋。將使陛下以藝祖之神孫。紹復藝祖之大業。窮而變。變而通。通而至於無窮。不息哉。臣願陛下上稽天命。內立聖心。常自憂勤。力爲恭儉。必如堯舜成湯文王之用心。不自滿假。惡旨好善。慄慄危懼。不邇不殖。不盤於遊。不遑暇食。精誠上通。而天鑒之。實行下孚。而人信之。然後卓然以藝祖撥亂爲法。運其神武。深其謀謨。惜其時日。務其功實。期於再造乾

坤。重立人極。非但隨宜補綴。因隙扶持。展轉多謀。不出舊轍而已。庶幾延洪景命。扶植丕基。已壞者可全。將仆者可消。欲去者可挽。此則立國之意。惟陛下留神焉。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嗣之慶。木無根則不蕃。水無源則不遠。帝王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然必有以爲之根源。使人心繫於下。而天休應於上。國朝故事。甲觀未期。則選養近族。前星已叶。則歸奉宗藩。蓋導迎景貺。鎮壓羣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已行之成憲。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爲也。陛下光臨大寶。十年於茲。聖德日新。簡在上帝。詵詵振振。當自今始。臣深願留聖慮。特采舊章。博立小宗。必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候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貼黃。臣謹按。眞宗皇帝即位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即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皇帝能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章獻太后猶未撤簾。仁宗皇帝聖壽甫二十三。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乃養于宮中。故英宗以嘉祐末入爲皇子。年二十餘。當其未爲皇子之時。實在宣仁坊宅。蓋必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尙未有子。且謂國朝自有仁宗故事。蓋謂有養于宮中之事。非遽指末年事也。於是上在位且十年矣。三曰篤人倫以爲三綱五常之宗主。堯舜之道。光於萬世。其要匪他。孝弟而已。三綱五常。繫於人主之一身。孝弟積而三綱五常立。三綱五常立而天下定矣。陛下事先后以孝。待諸父昆弟以友。悌三年之喪。必哀必敬。羣臣庶民。莫不感動而親政未幾。近屬之疏恩。王邸之紹爵。尤於親睦之義。亹亹焉。然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以陛下躬行孝弟。不得有如宋王成器者而終始之。亦旣遭人倫之變矣。顧

其行不至如淮南厲王之甚.不幸詿誤於倉猝之間.其可終負尺布斗粟之譏乎.伏惟聖人惻怛之體夙昔鴒原相與之至心.及此親政之始.比死者一洗之.復爵賜謚.略如秦邸故事.以扶人倫.以建皇極.宗社幸甚.貶黃臣謹按宋文帝以徐羡之、傅亮等擅誅廬陵王義眞.首正其罪.非忘功也.蓋爲此事關萬世議論爾.陛下高明之學.過於元嘉遠甚.伏惟少留聖心.早賜處分.貶黃臣竊惟陛下以藝祖之神孫.享藝祖之天下.而又天縱之聖.格於上下.天日之表.冠於羣倫.薄海內外.傾心畏愛.本無異詞.巴陵之陷於詿誤.惟當掩匿覆護.以全陛下之至仁.而一時姦邪之臣.如盛章、王墅之在給舍.李知孝、莫澤、梁成大之在臺諫.創爲危言.以恐動陛下.必欲明正典刑.顯加罪罰.謂非是不足以壓天下之心.安陛下之位.蓋小人志在官職.惟知藉此邀功.以固寵祿.而不知陷陛下於日月之蝕.爲臣不忠.其罪莫大.數年以來.火盜並興.水旱交作.夷狄內訌.未必上帝之意.祖宗之靈.不以此介介也.方故相當國時.天下固以此事望陛下.而知陛下之志.未能以直遂.故不敢有尤陛下之心.今陛下親政四閱月矣.國家之務.大略具舉.而獨此一事.未見施行.臣恐天下將以前日之所以尤故相者而尤陛下.則陛下何以諉其責乎.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臣以爲慰天人之心.延國家之祚.消夷狄盜賊諸變.其機端在於此.惟陛下曲留聖心.宗社幸甚.四曰正學術以還本朝斯文之氣脈.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禮樂出於王道.王道壞則禮樂亡.國朝以文章治天下.而文章出於學術.學術壞則文章息.故小人欲竊大權.必忌善類.欲空善類.必惡文章.欲滅文章.必及學術.斯壞矣.自蔡京以弟卞、力攻元祐爲邪說.而崇甯之黨成.其效至於神州爲百餘年腥羶之區.韓

侂胄以高文虎、力排程氏爲僞學。而慶元之焰成。其效至於長淮爲四十年兵盜之窟。甯考更化。收拾儒學之士。柴中行、楊方、先臣柔勝。廖德明、黃榦□□□□□□□□□□□□□□□□參錯怙權。陰防正士。借其似是而非可得而制者。尊禮而表異之。以此欺世。而儉薄之徒。口傳家剽。因以媒利而干時。由是雖名曰崇尚學術。而學術實壞。反不若京卞、侂胄之世。尚有此一種善類。伏於人間。傳其徒而不變也。是以三十年間。朝廷之上。表章儒先。易名錄後。光寵倍於前世。而人心無所感動。名教無所扶持。則以本無學術故也。陛下心造聖處。既知信受朱熹之學。當推其學出於程頤。而頤之風旨言論。唯易春秋傳爲成書。願倣陸贄奏議、司馬光通鑑例。取此二書。列于講讀。使伏羲、文王、孔子、開物成務。撥亂反正之道。得以少裨經綸天下之大經。而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後庠序之士。眞知此學一反之正。不出於彼之所以爲欺者。學術既歸于一。則文章必趨於古。而中朝之人物可繼。列聖之治化可興矣。此實新政要務。非老生常談也。貼黃臣謹按程頤之學自南渡後。門弟子之僅存者三人。其一侯師聖。師聖傳之胡安國父子。安國之子宏。傳之張栻。此湖湘一支也。其一尹彥明。彥明傳之祁寬。寬之後無傳焉。其一楊時。時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熹。此閩中一支也。其後至於孝宗朝。呂祖謙乃得陸九淵於省試。九淵既仕。自名其學。抗衡朱熹。號爲象山。傳之楊簡。號爲慈湖。而行其學於四明矣。臣雖晚出。幼聞先臣之訓。言不敢妄。伏乞審照。貼黃臣復有愚管。祖宗開設學校。所用教官。多鄉黨經行之士。不拘資格。孫復、胡瑗、徐積是也。近世教官爲差遣。凡以上舍及前名或試中在選者。猶有說。爲其習時文耳。若久爲俗吏。乃

以規求薦剡。冒授此闕。而吏部以其資歷。亦例與之。其人早去文墨。且但爲身事計。既無以作成士類。反壞學校。招詞訴。甚者爲姦利。欲望聖慈特下吏部。除合得教官差遣人外。其餘並須試中。不得汎濫注授。其每歲試教官。卻與優數取放。庶幾庠序得人。師道可立。五曰廣蓄人才。以待乏絕。積才如積穀。陳未盡而納其新。種才如種木。本未萎而培其蘖。三十年間。柄臣嫉惡善類。遇有善苗。卽加鋤治。是以風俗陵夷。氣節不立。人才大壞。每有緩急。徬徨四顧。莫適器使。此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矣。故栽接日廣者善爲圃。耕販交致者善爲生。新故兼收。遠邇畢取者善爲國。此一說也。又有一說。栽接必有候。耕販必有方。新故遠邇必有唱。賢人君子。唱之所在。人以爲方。時以爲候者也。陛下躬攬權綱。收召人物。意向所之。誰敢不應。然而遲而未至。至而未言者有矣。其故何哉。閩一賢而寘之福。蜀一賢而寘之廬。潤一賢而寘之家食。三賢、善人之唱。而孤外閭遠如此。則其方猶不達。其候且不應矣。夫孰能信之。惟陛下深思獨斷。無失人望。幸甚。貼黃。臣謹按祖宗朝。常先用以言去國之人。風示天下。章獻上僊。仁宗擢范仲淹爲臺諫。蔡確罷政。宣仁用司馬光爲宰相是也。況眞德秀、魏了翁、皆以言事及送胡夢昱、與洪咨夔皆去。陛下既召咨夔爲察官。而二人乃寘遠方。是使人猶得以前憾議聖德也。胡夢昱之節。宜有贈典。併乞施行。古者立賢無方。諸葛亮出京襄。周瑜出於淮西。張九齡出於曲江。姜國輔出於日南。國朝以文取士。雖東南爲盛。而呂夷簡、韓琦、劉摯、馮京諸臣。往往河北荆襄及淮人也。陛下網羅英雋。一時文章議論。忠亮鯁直之士。亦既並集于朝矣。區區之愚。更願至公四達。搜取實才。才之所在。不拘荆、淮、湖、廣、不止閩、浙、江左。拔十得五。拔

五得二。必有傑然而出。堪荷委寄其未仕者。尤當推本此意。凡以二廣、荆、襄、兩淮、進士省試。當如祖宗分路法。使一方各有所推之士。每舉在選。就令注授隣近初官。既使咸慕文儒之風。亦可漸革攝官之弊。惟陛下亟圖之。貼黄。臣謹按英宗朝。知封州柳材奏乞南省將放校諸道舉人試卷。各以逐路糊名下兩制詳定。而司馬光奏言比較兩項。每舉多少得失之數。顯然不同。蓋以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獄錢穀。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遠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益于公家爲多。乞依柳材所請。將十八路。臨時各以一字爲號。逐號之中。隨其短長。十人取一。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又孝宗朝。廣西率臣張栻。援引此說。欲將二廣到省士人。立號考校。登科人未改秩以前。只注本路闕俟數年後。盡罷攝官。以其員歸部之說。後施于陝西五路。栻之奏。以他路士人不到而止。臣謂二廣之士。今多能文。而荆淮承平百年。士風不減內地。二臣之議施于今日。尤爲允愜。伏覩御劄取會解額。欲望併以臣此請。下禮部詳酌施行。自來年始。遠方幸甚。貼黄。臣又聞四蜀省類。每舉率留二名。以待關外之士。此孝宗皇帝所以惠遠方也。關外四州耳。況兩淮、荆、襄、數千里。自古人物美俊林所。合參酌前議施行。臣又竊觀御劄。特許文武朝臣。各薦監司守令將帥一二人。兼收並蓄之意。大如天地。公如四時。顧竊有愚管焉。夫舉仕路而遺里居。采縉紳而失巖穴。其于明揚之道。尚狹。蓋三十年來。員多闕少。且非炙手不可仕。故其甘心退處。不從調不求辟者。多在田里之間。若夫未仕之人。抱其古學。躓于時文。與漁樵伍。終身不遇者。又非一士。謂宜特降睿旨。許令所在州軍。

從公采訪士三兩人。並須本人文行術業委係彰聞。及所著書有補世教。不得汎濫將尋常寄居官員、場屋舉人、容私應選。守貳結罪保明申奏。以俟審察旌擢施行。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寬紓。東南自偏霸割據。賦斂無藝。祖宗隨宜罷減。田里少蘇。自蔡京取發運之財。朱勔緣花石之奉。南方監司。率用豺虎。重以陳亨伯、翁彥國、乃于民窮盜起之後。更爲刮毛刺骨之策。紹興講和。兵事少解。又以秦檜粉飾太平。費等宣靖。無由蠲減。開禧、嘉定。相繼用兵。州郡所蓄。掃地殆盡。柄臣喜用才吏。白撰取盈。于是率以刼盜之威。行一切之政。奪民之食。剝民之衣。少應公家。多備苞苴。兼充私橐。又三紀于此矣。蓋東南民力。幾三百年。朘削日深。生息無幾。直至近歲殫窮。見底可爲痛哭。幸于天啓聖明。黜遠貪殘。謹節賦斂。詔旨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然而治病不對證。則久莫能痊。去草不除根。則後將復熾。今內地之民。窮於秋苗之倍取。邊方之民。窮於和糴之多收。此而不救。牆壁有文。雖勤無補。臣聞五代亂世。苗米每石。額外多取三斗。吏猶譏之。今自江以南、浙江東西、湖南福建諸郡。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三四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折納之價。有一石至二十千者。是曾五代不若也。臣請各路專委清正監司一員。親歷諸郡。面與守貳計算一年苗米若干。上供若干。官吏兵支請若干。與之勘酌去處。量出爲入。立中定制。特從朝廷重新給降文思斗斛。仍令百姓自行槩量。不許顆粒過取。如此。則納官之外。稍有贏餘。富者可及鄉井。貧者可贍妻孥。持以數年。必有寬紓豐泰之象矣。貼黃。如從臣所請。乞從文思院製造五斗斛若干斗若干。給付所委監司。令依樣騰造。雕鐫印記。以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恭奉聖旨給降文思樣製造。發下某

州、受納秋苗使用爲文。其斗專以待入加七加六之零數。若合加八則兩斛之外。以此量八斗。加七而下如之。若江北兩淮京湖諸郡。又有甚者。蓋秋苗者。內外之大莊課也。和糴者。邊郡之大莊課也。惟其各有深利。如根株不可移。如膠漆不可脫。雖有賢吏心知其非。而不能正。自潔其身而止。於民病何暇議。朝廷之斛。不過文思所降而已。兩淮乃有所謂市斛。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三。或一斛而當文思之二。州縣散錢不過一斛之價。其量於民。則以市斛。其交於朝廷若上司。則以文思。由此朝廷若上司。雖降一百萬緡。州縣但以五十萬緡已得一百萬緡之米。所餘皆歸之官吏。貼黃臣奉使總餉。目擊此事。蓋有淮鄉人家出產之田。僅二百四十畝。而縣司明出給由子科以和糴百四十四石者。納一石既當二石。而石數之外。又有呈樣斛籌堆尖腳剩名目。若公吏而下誅求。更不預焉。是以二百四十畝之田。而欲三四百石米輸官也。然則人家無顆粒入口腹矣。臣雖嚴加禁戒。未易止絕。臣嘗謂和買爲內地無窮之苦。和糴爲邊方無窮之苦。然和買尙同二稅。且內地樂土猶可。若京淮百姓。日與強敵爲鄰。而比年困於兵革征役。居處服食。幾同狗鼠。僅有米穀。出自力耕。今又奪之。此豈高宗皇帝所以惠恤邊民之本意。由是言之。士大夫之罪。不可勝矣。欲望聖慈仁不忘遠。特發睿旨。亦與新給文思正斛。於兩淮京湖諸郡。明加斛面五升。以爲雀鼠耗折之費。許令入中。百姓照所給斛。自行槩量。備劄各州。曉示禁約。嚴立罪罰。有敢違戾。以違制論。仍許越訴。官員竄殛。公吏決配。庶幾官員稍知畏憚。不失和糴美意。而邊民自此且樂與官爲市。雖與糴千萬。亦可立辦。實粟塞下。其策莫長於此。貼黃。如從臣所請。乞造斛二百隻。雌鐫印記。以行在文思院准

聖旨給降。專充兩淮京湖州軍和糴使用爲文。其斛面五升。亦從文思特造五升量。同斛發下。雕鐫印記如之。然此特州縣所以寬民也。陛下代天子民。專以養民爲職。可徒止于革弊而無以施惠乎。後世田不井授。既失其養民之方。而困於養兵。惟重有取民之具。故王政不能行。猶可行惠。欲行惠。莫如節用。漢文帝躬行節儉。國用既富。則間賜田租。久則盡除田租。祖宗之世。議者欲大爲省節。久乃計其贏餘。擬當經費。時以與民。臣愚欲望陛下充廣此心。服行此事。以祖宗追思甲馬營艱難之時自訓。以祖宗擊辟定蔇不視首飾訓嬪御。以祖宗七夕賜公主不過數千訓貴戚。以常袞之辭常封訓宰執。以司馬光之不受遺餘訓侍從。以昔宋軍興故事王以下皆減俸訓百官族姓。申命宰臣。大約一歲財計出入之數。始自宮掖。以至于外庭。一切用度。稍從貶損。且以減四分之一爲率。歲所剩餘。當不減至百萬。則舉以代納一路之賦。歲代一路。則積十歲。可代諸路。貼黃。當今東南號爲腹心。根本所當固結者。不過兩浙、福建、江東爲近畿。猝有匱乏。可取於民。苟有緩急。可倚以濟事。臣謂節約既久。特旨蠲貸。又始自兩浙。達于諸路。代納有二。代商稅而盡免之。則市井行旅之民悅。代四等五等下戶二稅及役錢而盡免之。則田里力耕之民悅。使陛下之至心實德。從此霈發。實及細民。民力必寬。民怨必減。盜賊必不作。雖作必不相挺。國有緩急。必能效死而不去。上有匱乏。必能樂輸而不恨。夫革弊以醫民生之久傷。施惠以維民心之久散。祈天永命。其本在此。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貼黃。臣嘗契勘江東一路。下四等五等人戶夏稅折帛爲錢。不滿八千餘萬貫。爲絹不滿二十餘萬疋。其他諸路。可準而知。若以陛下刻志

爲民．歲月辦此．正自不難．此在陛下以五帝三王爲師．以大本大原爲意．以萬年億世爲圖．則微臣之言．或上當聖心．不然．則指以不識時宜．臣無所措其說矣．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養全前轍也．通靼新功也．臣觀故相謹守家法．不啓兵端．特以委任非人．措置不善．深居獨運．繆誤相仍．狼狽披猖．至今爲梗．蓋有六失．一不知人．而好持久．劉倬在盱眙．曾式中在淮右．鄭損在蜀．陳晹在京湖．或十餘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非敗非沒．及以故去．不易二不知兵而好分屯．屯江者盡以屯漢上．而腹心之地．但加以副使之虛名．又不能擇要地而聚大兵．不過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蟻列．皆不成軍．欲使泝淮泝漢千里之地．尺寸而守．得乎．臣聞紹興間．金人復取陝西．蜀帥胡世將謀於張燾．燾謂川口散漫不可守．不如斂兵保固關隘．從之．而全蜀無虞．三不信制閫而好牽制．兩淮金陵．斷而爲三．鄂與荆襄．裂而爲二．金陵常爲文具．而兩淮各不相通．襄陽既處極邊．不能以力庇鄂荆．鄂州自守江．徒欲以名兼勸黃．貼黃．臣謹按紹興、隆興之間．率以重臣開督府．宣司於金陵、姑蘇．其他兩淮、荆襄．但以民事付守帥．兵事付軍率．大閫居中．四面稟受．得體知要．氣勢雄渾．比者江淮合一．以建大司．于時逆全在太．聞而色變．未幾授首．蓋以其權重勢尊．指撝輕利．無掣肘不一之患．四諱敗不治．而軍法弛．泗州之役．死者數萬．不治也．許國之變．諸軍不救．不治也．夏全、張惠之反．京口大軍．不戰而去．不治也．五補闕不練．而戎伍衰．自嘉定以來．蜀軍四敗．京口之軍三敗．金陵江池之軍．覆於勸黃．僨於江右．無慮數十敗．乃急補闕以彌縫之．其存者皆在軍久．而食錢多．則可利其所有．於是乎勸汰．其

募者皆流離乞丐之子。弱而易制。可以掊刻而無變。於是乎濫刺。由是連營皆老弱。雖欲練而無由。六核實不精。而邊政壞。朝廷以意向示人。不喜其實而喜其名。不課其事而課其言。州縣並爲城池。而壕塹不治。樓櫓不修。關隘每置寨柵而支徑可通。旁蹊可入。募府上功。而冒濫大半。將帥奏捷。而敗亡實多。沿江皆損腐之舟。列淮盡空虛之廩。器械鈍闕。士馬單微。徒有畫圖之整。與夫申牘之圓。備畀以信賞。盡成具文。貼黃臣觀襄陽、維揚所築城壁。皆孝宗命郭杲任其事。至今堅固無虞。臣聞之滁人。本州築城。奏功得旨。命揚倅立壽邁驗視。時守臣急於集事。用糯米糊疊磚砌城。驗視之際。以手揭起。守窘力禱。竟爲保明。當時核實之政類此。以此六失。養成逆全。餘風遺毒。至今未瘥。可不痛懲而力革之乎。今廟謨一變。遣二蠶臣。分制淮土。聯鄂護昇。首尾相維。足可應猝。儻於此時更留聖慮。大爲自治之計。如前六失。洗刷滌蕩。俾無因循苟且之患。則邊聲日振。邊備日充。而紹興隆興江淮大將數十萬之兵。氣勢赫然復還。以此通靼。雖有狼子野心。將凜凜入其中。而不敢肆矣。然而通靼易察。靼難要。當疑其可疑而爲防。幸其可幸而爲待。其靼能吞十分有九之金。而不能得取蕞爾一隅之蔡。至求我以共濟。此可疑者一。靼如熊狼。殊非人類。今乃漸殺其前此之暴鷙。師屯至蔡。粗有紀律。此可疑者二。韃縱無仇於我。然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韃之所不能強。此可疑者三。中原投拜戶以及諸國種類。亦縱無仇於我。然賊婦楊氏、以至國用安夏全鄭衍德之徒。韃之所不能保。此可疑者四。又使其皆不致怨於我。而河南邱墟。民失耕稼。人無所食。饑餓之民。所在萬計。韃之所不能收拾。此可疑者五。況夷狄之性。貪而無厭。猶犬嚙骨。不盡不止。猶犬

噬人。不擊不退。女眞之初。未嘗無併吞江南之心。一敗於韓世忠。再敗於劉錡。三敗于吳玠、吳璘。而後和議成。今韃自辛卯之冬。驀我西邊。入吾蜀口。而我不能遏。遂由金洋蹈京襄以趨汴。如行無人之境。有輕我心。又自壬辰之冬。偏師由信陽直擣德安。犯黃崗。縱兵大掠。驅人民牛馬。道浮光。渡淮以北。我不能禦。有輕我心。又自襄闔失謀。合兵攻蔡。靼之酋長。往來無禁。吾將帥之能否。士馬之多少。地里之險易。糧儲之有無。與夫邊備之空虛。邊民之愁嘆。彼無不熟知之。當益有輕我心。挾五疑。負三輕。無一勝。而欲以玉帛與之講信修睦。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矣。然而有可幸者存焉。知攻者必知守。而靼不知。知取者必知收。而靼不知。向也金類元魏。以夷狄而爲中國。今也靼類赤眉。以夷狄而爲盜賊。其兵力若銳於金之全盛。其人才實不迨於金之初興。是以三十年間。橫行中原。惟務殺戮。惟事剽掠。而不能有其人民土地。然彼固帝王之驅除耳。韃破滅諸國。往往殺其父兄而養其子弟。名之曰投拜戶。人誰無父兄之心。特以畏其強暴。姑俛首而聽命。今投拜戶日繁。多於韃之種類。而韃漸不能制。或有隙可乘。起以斃韃者。未必非投拜戶也。靼自殄金蹙夏。吞併諸小國。金帛子女。充滿盈溢。亦頗有安享富貴之心。而漸忘其前日勇往殺伐之習。乘中原之怨。賈吾國之勇。其剛易折。其強易弱。其勝易敗。苻堅不得志於晉。魏太武不得志於宋。何況韃哉。金之方盛。已有蒙古爲北荒之敵國。兀朮至謂他日必爲國患。又安知今日之韃。不如所傳聞狗國、大人國諸強。垂涎朶頤。而乘其後也。可疑者不可輕。而可幸者不可喜。惟當急脩吾武備。急儲吾軍實。急搜吾人才。急收吾民心。閉之玉關處以門外。待之以虛文謾語。而聽其恍惚。而常示之以重備強

形以壓其驕驁無禮謹節而應待徐而俟不使隙開亦不輕發以觀其勢之所趨何如而圖之耳彼如求幣吾應之曰幣非所靳禮必先定昔也金人與我爲仇彼有所挾持我有所牽制暫焉勉強竟以不終今吾與汝本無讎釁以義相求宜從變通庶保長久南土溽熱北士寒涼皆非二國信使所宜我欲交幣於河北彼可奉禮於漢上歲不過二正旦生辰一切汎使彼此勿遣貼黃臣謹按國朝延安受夏雄州受遼或有不時無厭之請但使州郡以未敢上言爲辭而徐與之議今境上之郡非唐鄧卽光化棗陽宜擇一處精選如何承矩李允則輩以任玉帛來往應接支吾之責彼如歸地吾應之曰中原遺黎本皆赤子彼之豪傑久固歸心但汝方有事於勦除吾不欲遽許於延納今其破滅悉汝之勞吾以何名享其土地貼黃靼必與我汴靼必不與我河南但當俟襄陽小使之名爲假道謁陵之舉可也蓋法當示之以無所利不然必有深慮夫彼得吾之幣而吾之執彼之地彼將心愎而謀沮而中原之地必自飂馳雲擾彼終不能制將如耶律德光之患山東勢當北歸吾徐出而收之非吾有乎貼黃靼性畏熱春夏之交勢當北去若河南之地付之守者而經理之將圖我也若河南之地委弃而不守將誘我也二者皆非吾利尤當謹之重之或有金之舊臣土之豪傑以接境州郡若縣鎮來者惟當密用羈縻之術以通河南之氣脈覘韃人之情僞而已遲則爲福速則必爲禍靜則有可俟之機生民休戚之關決不可輕也不可躁也不可苟也不可貪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貼黃臣竊惟神州陸沈八陵夐隔天時人事適在此時若乘韃人之北歸因中原之思漢用師數萬收復河南撫其人民用其豪傑上自潼關下至清河畫河而守此誠

大有爲之規模。不可失之機會也。但量吾事力。實有難言。今姑以淮西論之。朝廷椿積之米。不過百萬餘石。往往三分虛數。在籍之兵。不滿八萬。往往大半老弱。加以錐剝掊尅之餘。敗亡傷耗之後。人無固志。士有饑腹。三邊事體大略可知。往年淮安之役。朝廷會諸道之兵至十二三萬人。東總至用米一百二十餘萬石。乃克有濟。若舉師北向。費當十倍。竊計國力。決不能支。蔡謨之言。殷浩之失。不可不深長思也。京襄十年閉境。僅無乏興。一興韃通。公私大困。朝廷至捐平江百萬倉之米。淮東西湖廣三總所合得上供之米。遡流二三千里而給之。京鄂之間米石爲湖會六七十券。百姓狼顧。枕籍道途。然則兵豈可易言哉。臣又聞靼既破蔡。不肯北歸。移兵于息。牧馬淮西。漸逼吾境。其意可見。而山東一項。韃人頭目號阿魯朮大官人。課課不花者。谷用安輩又挾之以侵迫壽春。淮西勢當與之交兵矣。和於彼而戰於此。朝廷既無堅定之規模。邊臣又無畫一之遵守。悠悠泛泛。莫知所止。夫韃非小敵。和戰非細事。豈可尙同故相時用遮掩護。不公謀之卿士。謀之國人。以爲萬全之策乎。臣又聞壽春以北。強壯之散在對境者。淮西欲有招納。必須錢糧。若源源不已。恐無以繼。又聞襄關遣人約降息州。息州守者已棄城而走信陽。夫金虜在河南。我未嘗向北發一矢。今彼以韃政滅。人民無主。我方於是時收之。韃欲殺之。而我顧納之。萬一韃以爲詞。我何以對。謂宜明諭邊臣。悉加禁斷。但力爲自治之計。以觀其勢之所趨可也。貼黃臣又聞蔡城之破。空空無所有。僅存殘兵百姓數百人。及僞參政一人而已。蓋其無食無兵。固宜潰散。而邊關侈然以捷書來上。分骨之奏方騰于朝。而北方乃傳韃人於地窖中。獲僞主去矣。息州殘民千餘。方畏韃之暴。而我又招

之.彼捨畏途而就生路.自應歸我.蓋未嘗有攻擊鬬敵之事也.而邊鬬又以捷聞矣.其爲欺罔.大率類此.夷狄聞之.甯不竊笑.此二十年來邊臣膏肓之疾也.豈可復蹈哉.貼黃臣觀東晉六朝兵屯財計.比於今日.甚爲寡弱.而能北抗胡羯.間掠中原.綽乎有裕.而無急迫艱難之象者.不恃和而常自治也.其於北方往來.不過小臣輕幣.隨行通塞.而時其行留.但略以存鄰交而已.而自於彭城以東.南陽以南.建立大藩.或用親王.或用名將.精兵數萬.資實如之.襄陽爲雍州.江陵爲荆州.武昌爲江州.合肥爲豫州.廣陵爲青州.如今之路.所統或十數郡.文武寮吏.或以千計.其重且專如此.然後天子都於金陵.據江山之固以臨之.此則其自治之規模也.豈以和爲恃哉.八曰楮弊當權新制.以解後憂.朝廷以楮價減落.收換十四十五兩界.誠爲知務.但金銀之出不能多.多則傷國.度牒官誥之出不可多.多則傷大家.新會之出不容多.多則人仍賤之.故所賴以收舊楮者.惟商賈品搭鹽鈔而已.然施行有次第.而後商賈急於品搭.商賈急於品搭.而後舊楮可盡.今雖有品搭之文.而無期限之節.故商賈亦不過以資次請鹽之鈔.迫期赴務場品搭而已.以通泰承三郡之鈔言之.在民間者二百二十八萬九千餘袋.而自降指揮以來.其赴務場品搭者.截日終僅三十餘萬袋.合新舊兩袋之鈔.所得舊楮.爲數三十.總十三萬袋計之.則所收舊楮三百九十萬而已.折鈔眞鈔.又所未論.若比者非十年品搭不可.安在其爲收舊楮乎.是以商賈所積舊楮.盡輦以入京而封椿.新楮兌換.爲之不繼.新楮之出既多.人亦視同舊楮.不甚愛惜.自浙以西.率以舊楮一貫三百.易新楮之一貫.舊楮之陌.爲錢三十有三.以此展算.則新楮之陌.已暗落爲四百二十九矣.是以

物價翔踴。愈甚於前。閭閻之民。尤爲狼顧。如病而服藥。藥不對而病愈增。豈不殆哉。目前之策。惟有變通鹽鈔。旨揮以術。驅之於數月之內。使商賈急於品搭。則舊楮自少。舊楮既少。則新楮可通。則官司秤提之政。方無窒礙。而百姓危蹙急迫之證。可以立寬矣。臣方外小臣。不敢輒議朝廷大政事體。陛下詔二三大臣亟圖之。無使異時功利之徒。得以竊起章惇役法之議。幸甚。貼黃。臣觀今日國用殫屈。和糴以楮。餉師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萬一有水旱盜賊師旅征行之費。又未免以楮。則楮者誠國家之命脈也。去歲未變楮令之時。諸處舊楮。其陌尙有及五百者。今既變楮令之後。新楮錢陌反不逮故歲舊楮之價。則何以一番紛紛爲也。良由無術以收舊楮。而但出新楮。故民不貴而價愈落。且舊之在民間者。爲數不下三百萬。若有術以驅商賈。使之急於品搭。計一袋所入。爲舊楮三十。則三百萬袋。已可以收舊楮九千萬矣。其於一二千萬。則以度牒官誥收其二。金銀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數月。舊楮盡而新楮見行。將自流通。物價將自減落。權之所在。民之趨之。順於流水。特在於使由之而不知爾。今不亟爲區處。新楮甫出。其弊已爾。年歲之後。將甚於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則國非吾國矣。金人之斃。雖由於韃。亦以楮輕物貴。增創皮幣。或一楮而爲三緡。或一楮而爲五緡。至於爲十爲百。然人終不以爲重。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以易一麵。而國斃矣。楮之不可不制於其微如此。幷乞睿照。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長策。比年以來。綠林之風。徧於內地。汀與南安。盜之祖窟。盱贛軍而盜衢民。而盜若循梅閒。今之所未降者。乃其餘支殘裔爾。汀與南安。其端在郡貧。盱贛與衢。其端在吏繆。南渡以

前。汀南安號爲樸俗。不聞有盜。比年乃爲大穿。波流四出。王師僅然後克之。何哉。蓋汀爲八郡之最貧。往昔朝家時。或裨其郡計。而南安以邑�something軍。調度不足。按其圖至一日常欠六十餘緡支遣。況年來官吏養尊習侈。苞苴囊橐。過於上供。不爲無藝之求。何以取給。由是深山窮谷。無不追宿逋。無不食貴鹽矣。此福建之盜。所以起於鹽子。江西之盜。所以起於峒民也。贛素有齊遜之風。而狂憲乃操刻薄之政。日夜鞭之而不顧。盱能捍金人之寇。而庸守乃處反側之際。視之如平時。而無所虞衛。與嚴接臘寇所熏。村夫野氓。鬬爭自喜。一牛之訟不審。而千里之禍立成。當時守倅之罪。其可逃哉。然則精擇守令。奉宣德澤。以和輯其民。而盜之祖窟。又爲之專條區處。使吏寡於求。而民安於自養。則盜永不作矣。貼黃。臣聞所謂鹽子者。皆汀贛間惡少不耕之徒。若不販鹽。卽以刼盜自給。與其使之爲盜。甯寬鹽禁。前此鹽子。率千百計。來往不以盜聞。民亦習以爲常。且百年矣。只由無狀之吏。乃以江浙間體例。盡行止絕。而州縣卻自增鬻官鹽。彼窮且忿。安得不流爲大盜。謂宜行下閩漕與汀守商議。量助郡計。稍寬鹽禁。仍於甯化等處。選辟廉吏爲令。俾推行之。不爲文具。庶幾公家減去綱數。鹽子有衣食之方。曹參謂齊相無擾獄市。臣亦謂汀守不當擾鹽子。伏乞睿照。其南安軍財計。只靠南康一邑所有。只由大庾人戶無幾。若郡計更有不給。必至波及山峒之民。利害明甚。亦乞併詔江西漕臣。一體相度施行。若夫湖湘之盜。又有說焉。蓋此漢長沙、桂陽、零陵故壤。疇者以寇盜書於史。相踵也。故其山峒里邑。以盜爲俗。農事有暇則爲盜。守令不愜其心則爲盜。俄合俄散。乍服乍離。特在帥府善區畫而彬衡諸郡有扶持耳。貼黃。臣竊見湖南帥府。從來應接支吾。

全在飛虎一軍。近年乃以分戍信陽、武昌。及至捕寇。卻要鄂兵來赴。朝廷區處。倒置如此。何以責帥府。謂宜劄下湖南、京湖。從公相度長久利便之策。免至往來煩擾。且有奔命不及事之患。若自湖以北。號爲五溪。蠻猺錯居。承平百年。僅幸帖息。而比來貪吏狃其衰懦。亦務侵漁。金砂材木之產。方舟而下。皆自此出。怨氣滿腹。忽焉一發。鍾相、楊么。益以盤瓠。其患必大。方江湖二廣。桴鼓相聞。獨未及湖北。而禍胎所伏。漸不可諱。此在守臣得人。修舉職事。訓閱民兵。檢束猺省交通之禁。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官吏。如有收買貨物。騷擾生事者。並計贓劾治。其廣西瓊管一帶。亦乞准此施行。第惟比年以來。官吏狃於貧殘。殆成痼疾。雖陛下諭之以詔旨。勵之以賞罰。正恐士習已壞。未易挽回。臣欲倣祖宗故事。於朝臣中選擇公清忠亮之士。分道奉使。布宣德意。訪聞疾苦。舉揚廉白。糾察姦貪。庶幾觀聽聳動。吏道可清。且使遠方百姓。知陛下憂之念之之深如此。自然感悅愛戴。不忍復爲盜賊。以梗聖化。貼黃。臣謹按高宗皇帝紹興二年九月壬午。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訟。宣布德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橐五人爲請。上皆召見。賜以宣諭吏民詔書。御寶手歷。招降盜賊旗榜而遣之。其居他官者。仍攝御史。十月己卯。宣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橐、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州縣徒掛牆壁。皆爲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姦贓之吏。必須按察。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遣使比也。其後五使多以稱職聞。貼黃。臣聞江西盜陳三槍爲害累年。未能招捉。吉贛事力爲之大困。民死於殺掠。兵死於轉戍。不宜久而不治。謂宜因遣使者。就以黃

榜招降。許以不死。或更量與補官。彼必欣然聽命。是亦高宗皇帝已行之規也。庶幾內地蚤得平定。不至蔓延蠹國殘民。併乞睿照。臣區區孤忠。粗已殫竭。於九事之外。復效其愚。臣伏覩御劄。首以聽言用人爲治道之要。言則自近以及遠。人則循名而責實。大哉聖謨。願裨毫末。臣聞聽言用人。非二說也。蓋聽言以觀其人。則得其邪正眞僞之實。若不知言。則亦不知人矣。古者有聽言以興。亦有聽言以衰。有以言用人而得賢。亦有以言用人而得不肖。是故人君不可以慕聽言之名。當求所以知人之實。臣願陛下以湛然至一之心。察紛然不一之論。凡有包藏者。其言必支。內有媚忌者。其言必隘。不公言之。而密言之。其言必不正。不禮言之。而間言之。其言必不實。貼黃臣所謂禮言之者。以劄子。以封章。以彈劾輪對也。元祐初。韓維以口奏臣寮過失。宣仁太后怒而出之。蓋爲此。陛下誠以此察左右之言。使傾側偏詖之說。無所容其間。則賢者安。能者勉。而陛下始有可用之人矣。貼黃臣竊見元祐間。諸賢並集于朝。一時氣象。復還太平矣。只緣各人不能心無適莫。自相攻擊。洛黨朔黨之屬。紛然角立。以君子而得朋黨之名。遂爲熙豐間小人所窺。陰拱默伺。及于紹聖。其說得行。一例竄斥。善類爲空。蓋兄弟內鬩于牆。則仇人因以爲利。此前之明鑑也。伏惟陛下獨觀公聽。預察幾微。鑒于前轍。明諭此意。自二三大臣、經筵臺諫、給舍侍從。以及百執事。下至學校之士。皆當惟是之從。惟中之適。不必以一己愛憎。一事順忤。而自爲異同。苟爲臧否。以激朋黨之漸。以啓羣小窺伺之萌。庶幾公是堅定。治體渾全。不墮紹聖覆轍。宗社幸甚。臣一介孤迹。素抱苦心。竊覩近年天下之勢。日就淪胥。未知所死。忽逢大化更新。不翅蟄者之還明。病者之頓甦。感激奮勵。莫知

所云。第恨學識短淺。不能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勉竭狂愚。少伸臣子報上之誼。儻蒙聖慈俯垂省覽。或有涓埃上裨海嶽。臣雖九殞不悔。瞻戀軒墀。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須至奏聞者。

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敕。臣工之所建明。惟日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目。以數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爲急。繇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江右去天遼邈。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猥仍承乏輸將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駑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諏度。仍刷到各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嗇。酌其多寡。或因或革。立爲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鐫記號。發下各郡。自端平二年爲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自行槩量。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許人戶越訴。自守貳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竄。庶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一隆興府管催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隻。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四萬一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屯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二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一吉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一贛州歲催

秋苗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三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一袁州歲額催秋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瑞州歲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斗七升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鐵斛六隻．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鐵斛六隻．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二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撫州額管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一臨江軍歲額實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一臨江軍新淦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仍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一興國軍實催米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一興國軍大冶縣合催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一南安軍歲催苗米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右開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融斡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初無大段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小補。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照會。貼黃。臣再照得本路諸郡所裁減秋苗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惟南安軍舊係兩石納一石。今與除蠲三斗。比之諸郡。其數稍多。卻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本司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羅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與國軍首復米一千石。共湊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支遣。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縣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與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正撞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欲乞審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拘催收羅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爲永遠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士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坊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十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解不及三分之二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爲月解歲亦不過千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謂毫末而本鎮卻有酒稅官一員專攔數輩惡少爪牙數十人皆蠶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十里之外以是爲辦官課而實則爲官吏專攔等輩囊橐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爲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尙當決去況此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爲有司者何忍以二三千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別行注授庶幾遐陬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殿角臣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幷申尙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伏候鈞旨幷申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閣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恩將指嘗懼無以撫摩凋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嘗猶厄贏傷敗之人僅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率聚斂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

稅民間自不應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緣其害不貲臣偶兼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蠹見得僅可支吾已將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仍以隆興府爲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主子惠困窮之意須至奏聞者貼黃照得臣所兼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爲殫窘而用度至爲不貲勉強支撐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閣正欲以身率所部幷乞睿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日省劄行下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幷寺觀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略計一件指揮其害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爲況一利而九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遄往無以議爲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秤提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它初筮貧儒牧守先業偶以入仕便令出會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德宗間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

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和糴拋降。以秤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連車而迪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遽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爲戒。尤以有官爲戒矣。未必收秤提之功。已先失鬻爵之利。又況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典。本爲親榮。豈料反爲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估籍之典。猶不欲行于貪吏。況其父祖。非勳舊則宗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爲大不美。若泥中之鬬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爲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訴。是教佃戶以訴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比年賄賂盈門。主首類皆席卷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於此。亦太無具。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緡。非起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蕭條。恐非美事。且爲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一路之田。豈無三數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數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千

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爲用兵。不爲振民。不爲土木。乃爲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截鑿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子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爲率爾不審思之舉。謗讀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讀。官吏受之。今之謗讀。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見實數。必用追索千照。而江浙之間。以詭戶走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攷。將恐寺觀亦巧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住矣。何謂有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水田多潦。山田多旱。畝直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券。爲之奈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蘇秀爲最美。而常、杭則次之。衢、越爲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和糴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況乎白科抑而責以體國乎。

施行之初。既曰禮諭。必不嚴督。其送納必遲遲。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不集。則鞭朴繼之。若又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朘吾民膏血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事矣。又況如前所謂謗讀盜賊之患乎。其害八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爲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爲己私。與彼之履畝不同。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責有官之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爲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于外寮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留。而一日必蒼罔間去留。可爲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爲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爲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無藝。必大狼狽。蕭墻之內。將有不測。臣雖碎首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詞譴。先事言之。伏望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怨謗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劄。臣除已權宜行下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收回。天下幸甚。伏候指揮。謹奏。

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

御史臺諫院貼黃

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爲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又臣竊恐朝廷之上。重于反汗。未以愚言爲然。區區更有愚

悃。江右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嘗破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所謂上戶者。奔竄流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痍未瘳。可爲哀痛哉。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他道比。權與寬免目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幷乞睿照。又臣又有深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羣陰屏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此畫。以愚建議之臣。使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其所志。不可不察。幷乞睿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卽嘗條利害。冒昧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日下措置奉行。毋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國禮。極知楮券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行于尺寸。第以國脈民命。關係匪輕。瀝血陳詞。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只以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甯息。丁亥至癸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草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尙難調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必溢而之四方。驅毀情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離散之異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了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反復思惟。與其召變于他時。而貽九重之憂。甯若方命於此日。而貽

一身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涉至數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免同諸路。一例斂。臣與十一州亦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發而無悔。如往者北伐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疏一通。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不之察。朝廷不之省。迄致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爲敵人口實。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恨也。撓敗之形。懦怯之證。呈露於中原四戰之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畝敷券之事。不審而發。發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宛心肉以救眼創。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會價漸窮。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姦民之僞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鈲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弊將如初。而心肉之已宛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爲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方紛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及矣。豈特楮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數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矣。稱塞渺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詭。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愛懇切之至。幷乞睿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師。察臣世受大恩。恫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頒隆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稟行府。成敗大計。盡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爲人謀不忠爲急。況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爲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其禍未流。其來猶緩。則以襄與揚。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猶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莫甚于近世。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韃。夫惟既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爲功。庸人幸以爲安。而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師道邀擊之策遂不用。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一騎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爲人。雖未必盡如綱之賢。

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成。則國事去矣。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爲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塞人言也。將以解襄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手詔付張浚。使浚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卽日勒兵走僞齊七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從朝廷維持。浚每有事。鼎必取而施行之。此則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蠡在外。鼎在內。浚在外。譬猶損篤相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應而成權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剸割。譬猶毛錐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不如是。督府雖遣。事必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和議決。臣尙忍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沿江有大制閫焉。京湖有大制閫焉。鄂也。廬也。楊也。各有制閫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府旣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皆要處也。皆盛藩也。要處盛藩。旣不得卽於是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潯陽。夫潯陽背重而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援漢下備淮哉。夫遣之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旣異于張浚、葉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春水方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熟于兵。敢不解乎。抑臣所慮旣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望聖慈下采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旣解之後。大爲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恃。杜絕和議。常爲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漠。踰兩河。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困糧。必不敢出。持以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之不復還哉。臣歲在

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子。力陳兵之不可輕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今又不度疏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誤一也。官以謀爲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饟事。恭奉求言之詔。嘗僭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稷爲心。遵用國朝典故。選養小宗。以俟聖子之生。蓋導迎景祐。鎮壓羣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疎遬。心切忠愛。是用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衷。實社稷無疆之休。幷乞睿照。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否者可。人有賢佞。私憸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沮撓。有觀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胸中。而國家若置於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爲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埸無虞之時。臣固以逆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浸浸關國步之安危。

至於今日封疆日蹙煙焰日逼萬事不理而尙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安危又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毋分趨向之同異槩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爲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沖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內外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慮於有形智者之慮慮于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士大夫私憤之轇轕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專察羣動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毋以違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幷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尙可以安而衰敗之症尙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興、沔破亡去歲兩淮俶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邊遽稍緩遲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勝懇切取進止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服賢良之不與公曰何害曰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

亦亡。威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固問之。則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于公孫弘、衞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面折廷諍。有仗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爲之畏沮。然則剛正骨鯁之臣。其有益於人之國固如此。曩者陛下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輔。擇其最係人望而關民譽者。亟加收召。或還之于政塗。或歸之于禁路。或反之於言責。賢者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集。豈惟猛虎在山。蠆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爲賢者有虛名而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參之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爲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臣區區納忠之悃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足以望昧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稱塞。故尤願陛下登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厠迹禁近。預有光榮。幷乞睿照。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懼。已事不可徒懼。先事而不懼。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懼。則失之沮。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乖踈。政體叢脞。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懼而失於輕之明驗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脈而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乎旦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實念。每日而朝。羣臣跪起。而退則已矣。間日而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朝而出。暮而入。謹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之具則已矣。泛泛悠悠。奄奄息息。若將一委之數。而付之無可奈何者。毋乃徒懼而失於沮乎。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強弱無定勢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爲時興勢矣。陛下操大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綱尚存。裘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采立異。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爲祖宗數百年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持

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有深思。思深則有眞見。必卑躬側身。必勤邦儉家。必敷求眞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之。必不墮叔季之事以稔衰亂。必不口聖賢之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惡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觀娛。付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册。有所不忍言矣。昔衞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國五禩。陛下雖有兼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邈無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疎。祇取娟忌。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末之長。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未造闕。已玷除書。天地恩深。若爲報稱。惟有竭盡底蘊。萬一補助涓埃。然臣竊觀時事絲紛毫委。高言之。則恐以爲迂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夫療疾之方。對證之劑。臣雖至愚。尙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取進止。貼黃。臣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爲禍也尙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其微而忽之幸也。臣以爲浚之言。尤切于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者。幷乞睿照。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隨棗鄖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觀光於上國州郡爲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不精於時文故也士之精於時文者閩爲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爲差淮襄之士其入官者既少則仕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僞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仕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不能爲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則所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略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之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經義詩賦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經義詩賦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仕耶其後遂將陝

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六人。成都等路六分取二十六人。甯宗皇帝聿遵祖宗。遂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另行取放。夫三聖當天下乂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況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京湖兩淮之士豪。收京湖兩淮之士豪。以收京湖兩淮之丁壯。臣恐秋風一高。韃虜旋至。勇夫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閧。則俯首以從韃。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爲始。將京西、湖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人取一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爲念。特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多士幸甚。宗社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省者僅二十八人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收四路之士心。亦何憚而不爲也。併乞睿照。臣竊見京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就江陵府踏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卻以十二郡元來解額。袞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睿

照。又臣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常以南士爲高華。以北人爲傖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脈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患。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爲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爲率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見聞。槩以厭薄疑忌爲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況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尙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爲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爲他日大可憂者也。如從臣策。分路攷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北方之豪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異。事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北。各事其主。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誼當奏陳。竊覩邊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

時機不偶。賫聖志以賓天。甯宗皇帝克篤前烈。自丙寅開邊而後。凡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大寶。兼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均州叛。常進、尙全以德安叛。而爲禍之烈。莫甚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葛義勇去冬定城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豢養者。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悼。以爲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爲陛下任事之人。區處乖方。控馭失當。不得不分任其咎也。論至於此。則安豐卻虜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爲安豐總轄。凡南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援。斌卽乞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春。邈在淮外。韃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僞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浮光陷沒。吾之守將反爲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際。人心向背之時。而四人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迄退強虜。全孤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厚與錫賚。張仲宣、王安次之。所有杜杲致命效死。呂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卻從朝廷處分等第推賞。庶幾輕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郭勝、范用吉、尙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宵廬之下矣。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算。實不爲細。小貼子。臣竊見前淮東總管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王事。前濠州總轄樊顯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特賜金帛。撫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顯以洛師之退。例不霑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庶使一等歸

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爲興起人心。招徠擔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韓以失職誤事。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竊爲聖主有帷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誼。韓十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堯臣爲守。雖其不明而調呂文德以援安豐。卒能卻虜。亦其善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保全。俾之尚有自新之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幷乞睿照。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臣輒有管見。上冒宸嚴。竊見韃爲不道。荐食邊封。東哨眞滁。西哨豐黃濠和。而頓重兵於合肥。頗聞排艤木已立。炮座已起。其欲爲窺伺合肥之計明矣。合肥不支。則豐黃和已在掌股之中。而東方一無以自固。東方不固。則江西之憂浸浸乎有不可忌諱者矣。故今日之策。莫急于救合肥。而救合肥之策。則有遠近緩急輕重之宜。不可嘗試而泛動也。厥今兵力莫強於督府。當令史嵩之選精兵三萬人。統以呂文德。道由巴河三汊鳳凰崖。由山路取五糟河火燒寨。以東至黃龍源七里回頭駝河。出鐵嶺小庭糯米衝。以達舒城縣。更百里卽至廬。此所謂出於九地之下者也。其次。則淮東連年緝兵整武。雖號完固。然眞滁增兵。泗漣增兵。皆割維揚見存。若更抽摘。竊恐此賊乘虛擣襲。則根本動搖。不可不爲長江門戶之慮。謂宜令趙葵只於所部極力那撥北軍五千人。令心膜爪牙之佐。泝淮而上。至於濠梁。就選北軍二千人。又至壽春。更選北軍三千人。又至安豐。更選北軍二千人。合一萬二千人。統以張仲宣副以王安。仍將一行人先與晉轉官資。重犒金帛。許以解圍之日。高爵厚賞。仍暫令趙葵節制。調遣濠壽春三郡策應人馬。多方激

鵬仲宣等使之由安豐以進。其去廬亦只百一十里而近。又其次則當令沿江制閫。辦舟師萬人。由當塗管下裕溪口或滲潭入無爲界徑進巢湖。姑止於湖心之巫山。以爲西北兩項步兵聲援。遇便則進奪西口。此賊年來輕視吾國。如入無人之境。不意吾之布置如此。縱使未能大挫其鋒。其勢必少沮矣。又須多募死士。往來三處。以通進止消息。及間道入合肥。以堅在城軍民之心。但沿江所管地方。自池陽、當塗、建康以至鎮江、許浦。多臣數年之間待罪之地。不惟兵籍空虛。而見在籍之兵。率多老弱憔悴。其可倚仗者十無一二。臣每爲之寒心。使其猝備萬人。恐亦未易。謂宜如疇昔周虎守歷陽。西門垂陷。虎急募壯士。許以武翼郎。日支食錢一貫五百文。言未脫口。有應募者三百餘人。下城死戰。遂以却敵。保全一城。今若立爲賞格。令行招募江湖盜賊亡命。或可得三五千人。貼以正兵。統以良將。鼓行而前。恐能有濟。此固馬隆之故智也。又其次則六安西山雖經殘破。尚有頭目數人。自行團結。固守其間。合而計之。不下二三萬人。皆頻年百戰之餘。堅苦忍耐之卒。謂宜遣才智忠勇之士。賫金帛誥命以往。撫其首領。激其士衆。時出邀兵相與撓刼。使此賊不得安意肆志。是又官軍之一助也。臣受國厚恩。恨無長策。可解三邊之急。僭越敷陳。罪當萬死。貼黃。臣竊聞東淮自盱泗以北。韃日增生兵。聚于應天海宿之境。伏而未動。未必不待淮揚兵力之分。爲批亢擣虛之計。今又據眞州幹事人報。本州獲到姦細一名張三者。稱韃將以十月半來攻儀眞。先令其入城縱火爲應。搜出火刀火石火藥具。以此推之。賊之狡計。又未可以其併力于西。而不東邊根本之慮也。併乞睿照。

奏論江防五利

臣輒有江防末議。可以致悠久之利。而除目睫之害。僭用奏陳。照對。本所近體探到鎮江府節制司蘆場一所。坐落建康府管下。其名曰杜眞沙。周廣一二十里。近因流民叅集。擅斫柴蘆。漸覺生事不免。差承信郎、權鎮江府節制司、准備差遣胡拱之前去相視彈壓。乃知此沙之上流民。凡十七寨。寨各有長。老少不下十餘萬口。強壯約一二萬人。皆安濠眞滁四郡百姓。而總此十七寨者。則宗子時睍也。沙之對岸六和縣界。地名郭墅、塭塘、王峽塔等處。又有強壯五千人。頭目王瞻義。見行劄立硬寨。遙與時睍相爲表裏。本所差官。既體探的實。遂親行下時睍。立加曉譬。旋據時睍狀稱。元係六合上戶。丙申之冬。韃賊侵犯六合城壁。總轄李江以城獻賊。時睍兄成忠郎特差充黃州黃崗縣尉時。捐自率死士。與賊苦戰。竟死于敵。時睍把持母親。突圍而出。僅得生全。連年賊寇衝突。時睍團結鄉井強壯。依險附險。屢與賊交鋒。前後殺獲。不知其計。恐官司反行追取獲到馬匹。以此不敢聞官。近于九月間。因探報韃賊將併力于東淮。時睍深恐勢不能敵。遂提十七寨老小渡江。于沙上屯泊。實不知其爲使所蘆場蕩析之民。未免採斫結縛蘆爲遮蔽風雨之計。委出得已。除遵依約束告諭十七寨頭目。督責所部。自相禁約。不敢侵斫。仍不敢一毫生事外。但念時睍忝出帝胄。每懷報國之心。不幸遭韃賊之禍。眞滁之民。以時睍自父祖以來。粗有恩信於鄉里。因推以爲首。團結聚衆。今十萬老小。一二萬強壯。目前雖有三兩月之糧。尙可苟活。萬一向去鄉里未可歸。生理無所仰。竊慮小人飢寒所迫。或稍違越于法禁之外。則時睍一身萬死何贖。今雖蒙沿江

制司差人前來。取責流民單名細載。緣別未有處分。聞又準行下起發五百人。策應廬州。以此各寨頭目。未就團結。此來儻蒙使所。時加區處。使之有可耕之田。無餒死之慮。則時睨乞將上項人。聽從官司揀選。籍充民兵。以備調遣。卽不願支破錢糧請給。欲望務念淮民。疾速具申朝廷。處置施行。臣按照杜眞沙雖在大江。貼近南岸。並無限隔。今聚數萬衆于其上。所合早爲區處。以消意外。照得此沙廬場。不下數萬畝。其側有趙姓、鍾姓兩戶廬場。一以寶章。一以主簿立戶。各不下數千畝。外此則有熟田三數萬畝。只屬兩戶。一係眞州長蘆寺常住。今寺已焚蕩。僧已散亡。是無主物業。一係故將張俊府第之產。合三項蘆場及兩項田計之。約有二十餘萬畝。區區之愚。擬將長蘆寺田畝。從官司拘管。張府田趙鍾二戶蘆場。並行拘籍。却將上項流民。選精兵萬人。人授田二十畝。令自耕種。却倣京淮民兵例。分爲五將。總以統制一員。就令屯駐沙上。如此則立可收五利。而去一害。不仰朝廷請給。坐得萬人精銳之卒。一利也。此沙正對滁河。設使此賊有意竊江。舟楫自滁河而出。沙上之軍。便可迎勦。二利也。楊、滁、眞三郡。或遭圍閉。大軍策應。其勢實難。此曹皆艱苦忍耐之卒。且屯駐江心。上岸擊賊。洗腳下船。其勢最爲順便。使之解圍劫寨。必能有濟。三利也。昇潤之間。兵備素單。得此萬人。增壯上下流聲勢。四利也。江淮血脈。易於間斷。今沙上既有安、濠、眞、滁四郡之人。則聲聞相接。淮民之心。亦有係屬。淮方之事。亦易體探。五利也。五利既具。而又可以弭蕭牆不測之害。臣以爲目前江防大慮。莫出於此。欲望聖慈詳酌事機。如以臣言爲可採。卽乞降聖旨。遵守施行。貼黃。再照得淮黃榜指揮。招軍頭目人。如能團集一千人。補轉一官。資旨命。及二千人者。補轉兩

官資。以上等第推賞。幷乞睿照。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臣輒有千慮之愚。上冒宸聽。竊見滁城被圍。守將軍民死守者三千餘口。不幸守臣陳廣光死于飛炮。以故人心離駭。旋至陷沒。今賊已於二十六日攝寨入城。城內有朝廷椿管、及兩總所經常米斛。不下二十萬餘。且弓刀箭鑿器械火藥石炮。爲數不少。賊皆得而有之。屈指春和。尙五六十日。無緣便肯退回巢穴。衆人之慮。則以爲賊必窺伺儀眞歷陽。而臣之慮。又有大於此者。蓋滁乃江淮門戶。自宣化至滁九十里。自滁至昭關三十里。自昭關至藕塘四十五里。自藕塘至定遠六十里。自定遠至濠州八十里。向北卽是賊界。由宣化而濠。大約止三百里。其間已無限隔。賊騎往來。不過一鞭而已。萬一此賊襲取濠梁。以通淮北之途。然後駐兵滁揚。以爲久留之計。則廬陽盱楚。眞和反各在一隅。而賊固在腹心之內矣。江面之憂。將在旦夕。故今日之策。當死守濠梁。以爲東西淮砥柱。庶幾賊猶有所牽制。不敢安息于滁。俟其退歸。或毀或徙。惟所以區處。欲望聖慈亟賜睿斷。令督府淮西制司。增添官兵。戍守濠梁。以爲必不可拔之基。實宗社之幸。事體關係。非止一城。臣僭擬敷陳。罪當萬死。仰乞睿照。貼黃。臣再照得兩日來淮東報韃賊見圍遶招信。自青平山天長。以至高郵寶應。綿亘二三百里。皆是賊寨。以臣料之。賊若攻濠。其意蓋欲通河南之賊。徑至于滁。賊若攻招信。其意蓋欲通山東之賊。徑至于滁。滁至大寨九十里。大寨至青平山六十里。青平山至招信六十里。比之自濠至滁。道里相等。然招信之外。尙有泗宿。濠之外別無藩籬。則濠尤緊

于招信。大約二郡存。則賊不容駐滁。一處不牢。則事勢有難言者矣。仰乞睿照。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照對。本司連據探報。韃賊攝移小寨。前來眞州二才里頭屯劄。時有哨騎薄眞州城下。趕殺人民。直至江岸。竊恐窺伺江面虛實。本司除先來已分布船隻。嚴護諸邑。今又行劄差水軍統制陳亮。領官民船一百二十隻。精選人兵一千五百人。前去眞州北岸一帶。張耀巡連。往來勦逐外。須至奏聞者。

奏論儀眞存亡關係江面

臣輒有愚見。仰溷宸聽。竊見淮東人馬。雖已再入滁城。但郡經殘破之餘。人民已盡。倉廩已空。樓櫓已毀。守備之計。猝難插手。今賊見窺伺儀眞。事勢頗急。眞之備禦。素不逮滁。而眞之存亡。關係江面。則其事體。又非滁比。故與其分兵力於賊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爭之眞。眞安則滁固自存。眞危則守滁何益。欲望睿慈宣諭宰執。量事勢之輕重。行下淮東制司。將復滁之兵。盡數抽入儀眞捍禦。仍劄督府、令呂文德、仍舊帶所部人馬。卽赴儀眞之急。非特固眞。實以保江。臣無任拳拳憂邊體國之至。仰乞睿照。貼黃。臣竊聞近日呂文德在眞。韃之哨騎。有至今城者。文德以單騎衝突。賊頗披靡。儀眞之民。恃以爲命。比其提兵去眞。人心爲之駭沮。以良將之去留。關係一城之休戚。委非細故。幷乞睿照。

奏論本所團到流民丁壯攻刼韃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與謗等

照對。臣昨緣去歲韃寇侵犯淮東界分。有流民團聚建康府境內本所杜眞沙上。侵斫官廬。本所遂差官

前去撫諭。見有宗子時暕。團到流民。頭目不一。沿江制司。雖遣官招誘團結。緣所差之人。多係武臣。但知倚勢作威。乞覓搔擾。略不能以恩意撫納。其時暕及以次頭目等人。皆不肯受制司之令。臣粗懷深遠之慮。遂將時暕借補。檄令赴總領所稟議。其時時暕聞令就道。臣即留之鎮江。不復令再往沙上。所有流民。却自行差官。前往地頭彈壓。措置團結。並皆稟受約束。即無一毫生事作過。只緣臣以韃賊團閉滁陽。江面震動。而制司所調兵船。在滁河口菖蒲蕩等處。屢爲韃賊掩去。兵稍燒却船隻。臣深慮事關利害。雖其地係建康界分。而臣以王人統隸江東。不敢坐視。遂分差膽勇兵將。並于時暕元團到流民內。選擇精銳之士。時用小舟。夜渡過江。攻刼賊寨。屢梟到賊首。及捉到投拜戶。幷奪到馬匹。臣以其不足爲賊大勢輕重。不取效近時一種欺罔之風。張皇奏捷。不謂沿江制司。自不能遣兵過江。撓刼韃寇。却歸咎時暕。屢行下鎮江節制司責問。謂時暕斫到賊首。奪到馬匹。不應不解制司。而解鎮江府。不知殺獲之人。乃本所所遣。不識事勢。或奪其財物。或取其稻穀。或汙其婦女。或辱其衣冠。流民心不能平。遂以兵應。制司並不敢究問。亦不敢申明朝廷。何獨於無過之時暕。而加誣玷乎。此皆臣不合勇于體國。于建康境內團結丁壯。攻刼韃寇。以致制司忮怒。而時暕遂爲水蟹池魚。臣實有愆。何可自逭。竊念臣一紀馳驅。惟知下朴實工夫。爲國家撫恤軍民。整葺武備。實不善飾口舌。以欺君父。誣同列。今制司既過有申述。竊恐上關聖慮。臣萬不得已冒昧控陳。所有時暕已蒙朝廷特補承節郎、添差浙西安撫司準備將領、鎮江府駐劄。見今在任管幹。久已不干預沙上事。仰乞睿照。貼黃。臣再照得當滁寇未退。人心動搖。沿江制臣。又恐諸寨之人

馬。邀江西上。謁督府於繁昌。時建康界內諸沙流民。無不作過。而西沙顏文煥等爲最。其安帖者。惟杜眞一沙而已。文煥固長遣人邀約時睯以次頭目人。欲表裏相應。焚刼東楊以直至建康城外人民財物。時睯之徒。答以已受鎭江吳侍郎團結。不敢隨從作過。文煥等之流。遂僅僅流毒于西沙而已。今制司不思本所密有功于制司。而反以招時睯爲懲。支離粉飾。上以罔九重之聰。以欺公卿百執事之聽。臣實懼焉。欲望聖慈檢照。臣以母病請祠。俾尋香火之盟。不任大願。幷乞睿照。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臣竊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是知賞功罰罪。且不可廢于平世。而況多事之日乎。照得去冬韃爲不道。既不得志於盧。遂併力於滁。時知招信軍余玠。親提精卒。轉戰入青平。戮力以赴滁之急。不幸師未達而滁潰。賊既陷滁。悉兵乘時圍玠于青平。玠極力拒守。賊不獲逞。乃以攻青平之師。轉而攻招信之虛。時適張子良叛于泗盱。內外無援。音信阻絕。玠以爲盱一不守。則不惟青平不可保。淮東門戶將遂蕩然。于是不顧危亡。復轉戰而入盱。賊盡銳攻之。玠盡銳應之。臘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戰。殺賊無算。賊乃引去。玠被瘡幾以不支。蓋去歲淮東却虜。玠之宣勞衞駕。績實冠諸將。而未有以聞于上者。雖玠昔爲白鹿學徒。頗嘗聞道。初不計功賞之有無。然兩城士卒。用命慶虜。似不可無以示勸。臣謹飭東陲。實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誼合敷陳。欲望聖慈特下有司。詳酌施行。庶幾有功見賞。足以興起人心。其於邊面。誠非小補。

奏乞令東關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臣竊惟四郊多壘之日。事有當通變者。制總兩司之合是也。四總在紹興間。本宣撫司錢糧官。秦丞相檜當國。與虜行成。遂創總領。以代撫司錢糧官之職。蓋欲漸收諸將之權。以就和議。故其策不得不出于此。若今日之事體。則不可同而語矣。兵事方殷。調度益急。總所之權。素不能行于所部。則軍籍之盈虛。戍兵之增減。錢糧之當支與不當支。皆莫可致詰。不過憑受給廳片紙銷豁而已。其間事體之掣肘。移易之扞格。有不可盡述者。此固勢之所趨。非人之所爲也。故臣以爲總計併國之制司。有數利焉。以軍伍言之。則缺額可稽。頂帽可核。一切冗濫可攷。以錢糧言之。則利害自切於其身。戍兵之可減者減。生券之可省者省。州郡將帥有所憚而不敢妄取于受給廳。受給廳有所憑而不至受制于州郡將帥。以至糴買糧草。可以督責。不時借兌。可以那融。綱船住來。郡縣決不敢差踏。綱米程限。巡尉決不敢羈違。凡有行移。自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其與總所之自爲總所。難易之相去。殆不翅萬萬倍矣。臣愚欲望聖慈妙酌時宜。參用舊典。將淮東總領所職事。就令淮東制置大使司就行兼領。其于足食足兵。安邊固圉之計。實非小補。臣非欲籍此以辭繁難。亦非與制司別具異同。以此嘗試朝廷。實以兩嘗護餉。親見制總事宜。莫便於此。是用冒昧奏陳。貼黃照得歲在癸巳。護餉西淮。嘗攝沿江制置。臣以兩司事體。自相通融。半年之間。爲總所省生券錢二十餘萬貫。米二萬餘石。此臣已試之驗。非臆度之說也。況近年以來。如湖廣累以制臣兼總。今孟珙亦然。嘉定間。岳珂爲淮東總領。屢兼淮東制置。制總互兼。其來已久。今三邊卒未有解甲之期。而

淮東制司調度。亦自不給。若令幷領餉計。亦可使之伸縮進退。得以自如。實爲邊圖之幸。幷乞睿照。

許國公奏議卷之三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洲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照對。臣一介庸虛。猥叨選擇。建閫浙右。千里邦畿。固以鎮靜爲第一義。但據諸處探報。韃賊今歲入寇。蚤於常年。而窺伺淮東之意尤銳。以形勢言之。通州警則平江急。揚泰警則江陰、常州急。眞揚警則京口急。而海道不虞之慮。又不預焉。以口岸言之。則通之狼山可以渡平江府福山。揚之柴墟可以渡常州魏村。泰之石莊可以渡江陰軍申港。而支流泓港可以橫截徑渡之處。又不預焉。凡此要害之區。舊雖設泌江制司。然參以泌江制司去歲具申密院公牘。備述江防布擺之詳。止謂以建康爲下流。當塗爲中流。池陽爲上流。而京口、毗陵、平江、嘉興、江陰五郡。無一畫及之。則折柳之防。豈惟浙郡未嘗措置。雖泌江制司。亦往往窘於事力之褊短。有不及措置者矣。夫以積久無備之數州。而有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警急之際。固未有無兵而能守者也。而臣科料所部軍籍。以言乎步軍。則鎮江都統司元額。計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開禧間。胡海之變。盡招其徒爲軍。曰敢勇。曰精銳。曰武鋒。通一萬六千人。屯駐維揚。嘉定間。賈涉在淮東。鎮江諸軍之戍淮東諸郡者。四千三十有五人。涉申聞于朝。就令移家永戍。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已二萬零三十五人矣。續因江淮諸郡。競欲募軍。朝廷又割都統司之額以與之。楊州曰強勇軍。五千六百人。淮安州曰左右軍。一萬一千人。淮陰縣曰江水軍。千人。泗州曰歸附義士軍。一千四百二十一

人。青平山曰雄邊軍。一千人。瓜洲曰防城軍。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鎮江曰水軍。五千人。通計三萬二百六十八人。於是都統司之軍。其去者共五萬三百單三人矣。其在寨者僅不過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而又有歲戍淮東諸郡縣之軍。計四千九十三人。係於在寨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人之中。選其強壯。以供征役。於是實在寨之人。纔及八千餘人。而老弱者在焉。疾廢者在焉。諸色合千人。以至倉場庫務職掌。與夫軍期擺鋪應干差役皆在焉。於是都統六軍。雖曰元額六萬二千五百七十九人。其實無一人可以爲江南警急之備矣。此步軍然也。以言乎水軍。僅有鎮江五千人。去秋臣始上事。卽加閱視。密記其人物堅壯可以出戰者。極不過五百人。餘皆疲癃脆懦。纖細短弱。指一可什。決不能於驚濤巨浪之中。飛戈走戟。擊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積弊。既不堪戰鬬。又不可汰遣。惟可於江之南守寨柵、張旗幟而已。外此則許浦一軍。見管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六人。而戍淮東者二千二十五人。戍峽州者千人。戍鄂渚者五百人。戍金陵者千人。運淮西糧米者二千九十七人。諸雜巡逴防把差使窠役。又千餘人。其在寨者。止二千五百四十人。而老弱疾廢。亦且三之一矣。夫以三輔之郡。蔽遮行闕。而上下數百里江海之間。所恃水陸大軍。單虛如此。況積安久玩之廂禁卒乎。使天祐國家。虜馬不至於飲江。猶之可也。萬一果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輩之慮之計。則江南之事。豈不甚岌岌乎。竊攷韓世忠制置浙西。以八千之旅。邀窘兀朮於金焦之下。可謂以少擊衆。以弱禦強。然其所將。皆西鄙勁卒。身經百戰之人。而又是時蜀有吳玠、吳璘、控制上流。荊湖有岳飛、以

必勝之軍。虎視河洛。加以帷幄之內。區處得宜。朝廷之上。是非不僭。人材錯立。政治有章。故時世雖危。而實有善政不亡之證。所以虜雖能過江。不敢以江南爲可有。節節振起。遂成中興。以今準昔。事體實難。而況臣之菲才。統空虛無備之數州。任上下數百里江海之憂責。豈不重可寒心也哉。區區欲望聖慈特發睿斷。令本司另招萬兵。內步兵五千。專招淮人。屯戍瓜洲外以助維揚掎角之勢。內以張江面虎視之威。內水軍五千。專招浙人。分屯平江境內唐浦江灣福山內以拱衛行都。外以彈壓江海。臣決不効近世招軍。或強驅市人。或泛募游手。徒費朝廷之錢米。無補國家之緩急。臣又當結以恩信。激以忠義。董以紀律。使之知有君親。效死勿去。至於成敗利鈍。毀譽禍福。臣皆不暇計也。觸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貼黃。臣竊惟理內所以制外。居重所以馭輕。今以諸閫言之。京湖有兵二十餘萬。淮西淮東各不下數萬。只沿江制司。建康有馬司戎司。又有靖安唐灣水軍。又有遊擊軍。又有制効。當塗有水軍五千人。雄江軍五千人。池州有水軍防江軍八千人。又有戎司軍。江州有水軍防江軍數千人。又有戎司軍。興國軍有防江軍三千人。通亦不下數萬。浙右乃王畿之地。宗廟朝廷之所宅。而事勢單絀如此。似不容不少關聖慮。幷乞睿照。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臣一介庸虛。越在外服。固不應輒議朝廷大政。然身列禁近。職預論思。苟有一得之愚。不當以踈遠而自默。竊見韃爲不道。侵突蜀江。雖督府倍道進師。京湖制臣竭力赴援。峽口近已肅靜。施黔似無踈虞。然臣

竊觀此賊用兵無不取無必取而無必取者乃所以行其無不取之計安知其目前之謀不且并包巴蜀占據江面上游而遲至秋冬方自瞿塘以下歸峽道施黔以窺鼎澧出黎雅以瞰交廣乎使彭大雅陳隆之尙能立腳則此賊猶有後顧之虞若二帥或音問中絕或奔迸東下則臣之所料恐將十中七八今屈指日力自一月以至七月僅有半年如救頭然猶懼不濟若復視以爲安則天下之事自此恐有不可諱者矣謹條畫如左須奏聞者一孟珙自其父宗政積有威惠於襄漢之間而珙深沉寬厚能得南北士心又過於其父謂更宜加寵任俾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使自八月以至二月則移司公安自三月以至七月則回司鄂渚蓋賊方有窺伺湖南之意非并湖南北合爲一司存使任防托之責則必致互有牴牾若岳陽雖亦係上流然處大江重湖之中可以虎視而難於調遣惟公安北可以應接江陵西可以應接歸峽當道里之中爲要衝之會宣司駐足之地無以易此仍乞朝廷多降金銀錢帛俾其得以展布蓋上流存則國存上流破則國破當傾竭事力以救之非平時比也一鄂渚而上既有所付託其次則莫重於九江金陵相去千四百里雖鞭之長豈能及於馬腹謂宜仍劄沿江制置副使於九江就兼江西安撫使除鄂州外凡前日副閫所隸之地仍屬焉所有元來副司財賦卻令督府均撥付沿江京湖兩司蓋京湖既有湖南一路可以通融則沿江副司財賦亦可以不專仰矣九江守臣董魏、宏毅忠壯有託孤寄命之節因加任使決能稱職一天祐中國蠢爾小夷固決無侵越內地之理然慮事甯過圖事甯豫自施而通澧有禁山三數百里土豪田向二氏世爲朝廷主此山宜優加奬錄設有侵迭而至鼎澧則前有長沙之

湘江又設有侵迭而過長沙則前有江西之章江二江雖非大江之比然亦未易猝渡皆當豫爲防托一辰沅靖三郡皆有蠻人勇捍善鬬亦宜於三郡土人中擇有志之士散入諸蠻以恩賞結其蠻帥若團得數千人亦可爲緩急一注之用一韃之爲害猶曰外憂而內憂之最急者則流民是也去歲江東區處失宜列郡村墟井邑莽爲焚刼之場後雖不得已而招之復忿其前過誅殺其頭目數十百人使今冬韃復猖獗則此輩又必騷動若仍有團聚作過之人豈復更可招撫此腹心之大患也臣以爲流民與其處之江南而得所不若處之江北得所之爲愈今連年兵革所喪亡饑寒所殍死其存者蓋已無幾臣竊見安豐之六安山聯接光舒蘄三郡境界周廣八百里兵法中所謂天關天牢者此山是也其間生生之物及攻戰之具無所不有今尙有殘民萬數皆堅耐百戰之餘盤據於其中臣以爲宜升六安縣爲軍擇人爲守置司其內凡光舒蘄附山之縣皆據而屬焉使自擇令長仍從朝廷給錢五十萬緡米五萬石使爲守者舉淮北流徙之民凡屬強壯壻誘之入山俾合爲耕戰它日經理就緒不惟可以壯淮西之勢塞韃賊之衝而又可以寬江南之擾實爲數利仍乞擇淮士二人爲刑獄常平使者置司滁和俾任責往來同共措置年歲之間必有成績一安慶府蘄州既經殘廢之後見移治沙洲徒有州郡之名無益於事而於流民一節多與九江池陽兩郡施行之間互有牴牾於事體不便謂令九江守臣就兼提督蘄州移治兵民公事池陽守臣兼提督安慶府移治兵民公事其見屯泊之沙則令兩郡守臣就擇通暢武臣一員充各州釣轄兼主管各州移治兵民公事庶幾事權歸一其於處置流民關係不小一多事之際如湖南福建

江東西、兩浙東西皆當團結民兵．以爲緩急盜賊之備．然須各路委之賢明監司．庶可不擾而辦．一浙東福建民船．其可用者甚多．常年以應官司者．不過具文而已．謂宜令浙西向上監司．兼提舉兩路民船公事．使之自擇士人．措置團結．以備緩急之須．一浙西沿江沿海一帶．亡命剽悍．與敗公私之人．謂宜稍破拘攣．所屬官司．令作措置團結．庶幾緩急之際．有調用之利．無嘯聚之患．專在任責得人．自然有益無損．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竊見錢塘建都．百有餘年．以陰陽言之．全籍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轉移之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韃賊爲窺湖湘之計．萬一不幸．設有踈虞．則去行都．止隔袁、撫、衢信而已．臣以爲平江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或可爲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三吳之饒．則不患無穀粟．團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上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迹．欲乞試入聖抱．預作區處．臣年來百病纏綿．心力殫竭．自度無用於世．已三上祠請．惟是忠君愛國之忱．不能自已．苟有所見．不敢顧忌諱而不言．區區無任拳拳懇切之至．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臣一介庸虛．仰蒙聖恩．俯錫召綸．旋加親擢．獲奉穆清之對．敢盡責難之恭．惟睿慈垂聽．臣聞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艱屯之時．迺君子所以經綸其大業也．又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是蹇難之

世非反身修德無以自濟也又曰困亨是困厄之中有亨通之理也厥今事勢陛下既自熟於聖心矣披猖之虜如蠹旁蝕而四肢已斷流徙之民如疽方結而腹心可虞耗者衆而粟力竭出者多而楮力竭行伍咨嗟市廛誹議怨氣上干極爲今年之彗怨聲下徹極爲去年之潮此其爲坎盈之屯艮險之蹇與澤無水之困蓋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矣然而此正陛下經綸之日反身修德在困求亨之時也特未知所以應此者何如耳夫水漂而火焚之盜迫而隣侵之當此之際未有不重足而栗擣心而悲者也俄而賚育過焉則嘻笑赴之而懦者皆起夫血氣之勇猶足以勝危懼而當禍患況勇於義理而以帝王之位行之乎故夫有土不可以爲貧有民不可以爲弱有慶賞刑威則不患不能奔走羣動有利勢操柄則不患不能旋斡萬爲少康興於一旅句踐伯於一棲燕以千里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爲雠人役何相遠若是哉大抵自古未嘗無大壞極弊之時亦未嘗無扶衰救病之術其或乍仆而忽起寖微而終否者全在時君世主之勇不勇而已天下之至不勇者莫若秦皇漢武惟成湯爲智勇文武爲大勇蓋剛者君德之體健者君德之用自剛而克由健而發是之謂天德之勇乾以靜專坤以直大皆是物也陛下寬簡如堯克勤如禹柔恭如文王可謂有帝王之資惟在充而用之耳用之莫先於去心過何爲心過一曰欲二曰慢三曰欺且天下之事極矣惟天回則事可回而此三者之過乃所以斁天理褻天威而怠忽天命是故有欲心者與天爲二矣有慢心者不知有天矣有欺心者則又以天資口耳而不以天事身心矣陛下於此用吾勇焉如刀斷絲如隄截水徹去之、漸去之、頓去之以至於盡去之則三者之心雨晴霧散而清明見

矣。何憂乎潮汐。何畏乎彗孛。何患乎回鞳。困之能亨。鬱之自反。屯之經綸。孰有妙於此乎。臣請復述前聞。以贊陛下之勇。我太宗皇帝之端拱二年六月。彗出東井之積木。日見東北。夕見西北。歷右攝提。閱三十日。至亢乃滅。其後大觀四年五月。彗出自王良造父。歷閣道。入紫宮。干帝座。二十餘日而滅。我仁宗皇帝之至和三年七月。連雨不止。水入國門。滄浸太社。破缺城垣。城外塚墓。皆遭漂蕩。其後宣和元年六月積水暴至。迫近郛城。漂沒人民廬舍。夫去年之潮。今年之彗。其與先朝何異。然端拱至和。不過一時之災。而觀宣和之後。其事有不忍道者。陛下將何鑒哉。臣不勝憂愛之情。惟陛下裁之。幸取進止。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臣仰惟皇帝陛下。發祥藝祖。繼體甯皇。以歷數攸之。中天再造。蟄蟄繩繩。實當陛下。弧韣屢應。七鬯尚虛。陛下雖有詒謀垂裕之永圖。思欲爲社稷萬世之至計。而猶豫虛徐。未有贊其決者。非所以申固天命。係屬人心也。按祖宗故實。甲觀未期。則遴選近族。前星既協。則歸奉宗藩。眞宗皇帝六年。適有周王之戚。卽取宗室子養于宮中。及仁宗既就外傅。則宗室子亦歸邸矣。濮安懿王是也。明道元年。仁宗皇帝聖壽二十有二。而安懿生子。又數年亦取養于宮中。其後後宮多就館者。而王子乃還濮邸。用前例也。紹興五年。高宗皇帝謂宰相曰。朕年已二十九。尚未有子。且謂自有國朝故事。當導迎景祐鎭壓羣疑。事體得宜。意慮及遠。此實累聖大公至正之度。非若漢唐叔末諱護牽制之爲也。夫以仁皇春秋甫二十三。高皇春秋甫二十九。眞皇卽位之六年。亦少陛下兩歲。而長慮卻顧。皆若此。陛下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乎。前古轍

迹載在簡編多以倉卒之間稔成衰亂之證可爲永監故臣深願曲留聖慮特采舊章博求小宗必有岐嶷少遲綠車之出以俟朱邸之還百世本支萬年基緒實係於此臣駑下雖不能爲皇祐之司馬光亦粗爲紹興之婁寅亮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臣至愚極陋仰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猥加拔擢疊組兩部兼領神皐蓋嘗蚤夜而思竊以爲才有短長時有艱易物有盈虛如臣之才使之撫摩百姓則粗可勉竭使之彈壓衆大之區則非其所能矣使之持法守奉理道則粗可勉竭使之酬應人情周旋世態則非其所能矣此所謂才有短長者也歷參時變載攷京邑禧泰之際艱於乾淳寶紹之時艱於禧泰端熙以來其難又非昔日之比矣陛下異時擇牧舉皆八面疏通之士猶懼弗濟況臣迂愚鈍拙與物多忤者乎此所謂時有艱易者也米乃民之命脈而苦於直之湧楮乃民之血脈而苦於直之低四民之道俱窮百物之產不繼談河不可以止渴畫餅何能以充飢此所謂物有盈虛者也重惟本朝上以文明啓治功下以儒雅成習俗凡投身簿書獄訟之間甲兵錢穀之內縱使學者亦貽俗吏之譏先帝朝徐誼、徐邦憲號一時名流皆嘗尹正京畿先臣某實與之爲友每以書責之謂非秀才所當做官職臣以聖意堅決聖恩深厚未免冒清議違先訓勉服威命惶懼就職雖欲刻苦奮勵圖報萬分然際時之難適事之極恐決無以仰副陛下選擇而使之之意昔趙母指括之必敗以全其宗臣有老母預乞聖慈曲軫危

悃他日姑從薄罰不爲親憂臣無任隕越懇祈之至取進止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耀

臣一介迂踈猥叨親擢典神皐頃者錫對便朝恭承王音以錢楮爲第一義臣秖服訓詞不過宣布陛下德音志慮於衆而臣民億兆皆昭知陛下憂勤懇惻之心靡然聽從錢既流通楮亦增重目前市邑粗免蕭條急迫氣象然臣反覆過計以爲此特制之於其末而已譬之流水曲爲隄防使不傾泄故可以成一溉之功若不濬其本源俾之汪洋浩渺不幸一隙不牢隄防稍決其涸可立而待臣實未知其所終也本源者何救楮而已朝廷亟思所以救楮則百物之價便可以損三分之二而其最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耀事以朝廷和糴言之則可以寬國計以閭閻日糴言之則可以寬民生夫古今未有石米之直爲緡絲三四十千而國不窮民不困天下不危亂者也臣以爲天下大變大故猶有自定之理若財殫粟竭不起而圖之則決無天雨財鬼輸粟之事書曰弗爲胡成厥今事勢本未盡至於不可爲而君臣上下似欲以不爲僥倖鎮靜之名安平之福臣不知其果何說也況朝廷帑藏之儲已浸浸乎里巷富翁之不若更三四月邊塵一驚周章四顧不審執事者將何以爲陛下計乎臣憂心如擣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速圖之宗社幸甚取進止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臣聞天運有吉凶之相推世道有升降之相易當其會雖聖君不能違值其阨雖治世不能免亦在於小

心兢業而已矣。臣竊觀比歲有火有潦。有風有潮。然而未有彗也。未有蝗也。未有旱也。乃今踵見於一年之間。浸淫于數月之久。衆目恐怖。而竊議四鄙枵竭而坐完。田野焦枯而莫耕。河港斷絕而弗濟。不惟南畝之入杳無望期。抑使太倉之輸。邈有滯積。是自比歲以來。極咎徵之備。叢沴氣之多。未有今歲若也。臣俯察物宜。仰稽造化。竊以爲有氣數焉。非人之所能逃也。有人事焉。非天之所能預也。臣於是求之國史。蓋國朝自膺大歷。服至于咸平之二年三年。始得庚子辛丑。自是而爲淳熙之七年八年。考其年。求其故。不有天災。必有天變。不有天變。必有盜賊。蓋二者皆火之仇。土之舍也。仇者得志。旺者告病。是亦陽九百六之會與。是故天狗墮於西南。彗心纏於星宿。日食地震。淫雨大水。禁衛爲盜。民多流亡。嘉祐之庚子辛丑然也。太陰熒惑。屢失其度。旱暵雨潦。相繼爲災。湖南則曰旱勢未已。廣德則曰旱災異常。嚴□□以十餘日。越之潦至八萬畝。淳熙之庚子辛丑然也。而其甚者。咸平則王均僭蜀。宣和則方臘盜浙。計庚子辛丑之間。二方之民。死于盜死于兵者。各以數十萬計。夫以眞廟之恭儉仁宗之寬仁。孝宗之憂勤。雖不幸而當此氣數之交。要亦幸而當此聖明之世。是以因災而慄慄。隨事而孜孜。羣臣盡言。大臣盡心。州縣盡力。此其所以終保有咸平嘉祐淳熙之盛時。而不至爲宣和之庚子辛丑也。宣和惟其不然也。故禍作而政愈疵。變形而人愈繆。凡自古所謂與亂同事者。不極不止。而氣數盡矣。向非高宗以一旅興于大江之南。則九廟之祀。未知所屬也。今陛下又不幸而逢庚子辛丑之氣數。姑舍咸平嘉祐。而槩以淳熙。陛下有淳熙之憂。而治不如大臣有淳熙之枋任。而協

同不如州縣亦淳熙之天下而事力不如至於財殫粟匱錢弊楮窮強敵憑陵驕卒桀傲梁益俶擾襄樊淪亡人心動搖國勢兀隍此又淳熙之所盡無而今日之所備有也若上下勤恤君臣克艱汲汲皇皇常若亂亡之迫其後萬一國尙可爲民尙可保不然天與人莫之通人與政莫之省帝怒叵測世數難回臣恐均臘之奸將有伏於草莽飢寒窟者同時而出其或邕廣有一隙之虛施黔有一罅之漏江沱有一縫之缺饑氓爲流民之導流民爲賊寇之導不知浮脆之口豢養之京師將何以禦之乎臣聞未病而服藥者上也當病而服藥者次也今不得而服未病之藥矣臣請勉其次者臣初聞醫國之方於經傳最速於見效者其藥有三一曰修身二曰用賢三曰畏天服此藥者必各有戒修身之戒在慾用賢之戒在讒畏天之戒在欺持此戒者亦各有法欲節慾莫如剛欲遠讒莫如明欲去欺莫如敬陛下非不服此藥也亦嘗守此戒以待其效歟陛下非不持此戒也亦嘗由此法以防其決歟禍福同行安危共轍宣和淳熙相去一間女眞蒙韃非有異人禹戒舜曰無若丹朱旦戒成曰無若商受舜與成不爲忤禹與旦不爲訐蓋君子之立本皆出於天地之大義期於以一念之眞切相成以萬世之譽聞相保上非冀其容悅下非希其寵利一於道而已矣臣誠不忍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而浸浸於不可爲之地天人之證日異國家之事難言是用罔避忌諱俯伏陳露庶幾少啓陛下矍然惕然之思而先自三者至心行之然後申敕二三大臣惜分寸之光陰以圖回實政采軍民之公論以布置人才最急者莫如食其次錢幣若流民盜賊夷狄皆當視以爲必至之憂無可疑之患如在火焚水溺之中求爲脫一生於萬死之計庶幾猶可及止也咸

平嘉祐淳熙之庚子辛丑。不可望矣。宣和之庚子辛丑。可復蹈乎。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臣頃在仲春。恭覩明詔。嘉慶歷元祐之詞章。樂乾道淳熙之儒術。思得賢能之士。上追盛時。有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有司之事也。大哉王言。所望於興賢興能者厚矣。竊意廷臣必能上體聖心。開寬裕之路。畢臻衆俊。迺旬日以來。所聞特異。卿大夫士。咸謂新令具嚴。雖親子孫親弟姪。令牒國子監試者。於保官二員外。更用局長保明。以此各懷疑忌。重費料理。將遂遣其骨肉之親。歸就里選。至如四方士子。或爲監司守倅之客及親者。則謂舊法牒試。既不可復。今又罷寓試而行附試。取人至狹。皆欲棄科舉而不應詔。臣竊惑焉。何前日詔旨之廣。而今日法令之密。豈陽欲求之而陰實沮之也。臣竊惟國家之事。惟當以祖宗成法爲重。法苟未爲極弊。不必自取多事可也。況取士之要。不過在於得人。得人之方。不專在於用法令也。舍先朝之寬博。用新令之蹇狹。所以待士者。其意已薄。則慶歷、元祐、乾道、淳熙之盛美。尚可得而望哉。臣竊觀紹興十三年指揮。文武職事官。本宗同居五服內。幷異居大功以上親。釐務官。文臣京官。武臣朝官。本宗同居小功以上親。幷許牒赴國子監取應。乾道、淳熙以來。並遵此令。嘉定十二年。雖曾親立武臣只牒武舉之制。至陛下卽位。悉仍紹興、乾道、淳熙之舊。法簡意寬。鳶魚飛躍。柰何今日。乃束縛而蹙狹之也。臣又觀乾道重修貢舉令。諸在京職事官。文臣監察御史以上。武臣職事雜壓。在監察御史以上者。並牒門客一人。赴本路運司收試。至於監司之客與親。聽牒隣路。守倅之客與親。聽牒本路。皆由妨嫌。所當

避互。初非優異。故爲名色。自端平增貢額。而監司守倅門客之試罷。夫意其非客非親之冒牒。而併廢其實親實客之當牒。亦豈良法。爰至今日。既不盡復。又不盡罷。亦徒爲多事而已。臣典司浩穰。豈皇他卹。然念班忝法從。職與經筵。於朝廷之事。皆所當言。用敢列紹興以來之明令。述寶慶初元之盛心。仰望陛下亟賜審旨。悉還舊法。內而監牒。凡屬同居異居、小功大功以上親者。只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外而漕牒凡屬門客姑姨之親者。亦如用牒官保官狀收試。厚以待卿大夫。而不必逆其詐。寬以待天下士。而不必多其防。庶幾聖度開廣。同符祖宗。與近者賓興之詔旨。始不相違。用此取士。所得必多。其有不顧清議。或爲僞冒事覺之後。並以條制坐之。在上得體。在下無辭。是亦祖宗用法之意。貼黃臣竊見嘉熙元年。大臣奏請創行寓試。凡卿監郎官監司倅之門客及姑姨之親。同宗之子弟。與游士之不便於歸鄉就試者。滾同試于轉運司。以四十人爲額。雖其中式有實係門客姑姨之親者。不能無嫌。猶不失寬大之意。秖緣得廢待補。以致次年分路補試。耳目不及。所取淆雜。遂爲論者所疵。竟罷今舉寓試。以臣鄙見。陛下如采用臣言。盡復紹興、乾道、淳熙之令。且照嘉熙元年新令。放行寓試。卻仍舊法。復取待補。亦自甚便。但於內有府學諸生。月書分數。類申國子監者。三年在學。實爲辛勤。合與比附大學教養之數。另項考校。少增其額。以示優異。庶於不均齊之中。乃有至均齊之義。併乞睿照。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臣竊見京都前日之慮有三。其最見錢之濫。臣雖防之使不泄。誘之使不藏。然實仰託陛下威靈。善良聽

命姦豪屏迹。錢陌頓還於舊觀。市井不至於蕭條。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一也。其次潮汛之衝。臣雖增岸闊高。補隄圮壞。添築子埂。旁護新塘。然實仰託陛下威靈。海門之淤既快。江滸之沙浸生。舟行西興。潮復故道。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二也。其次風燭之虞。臣雖立爲規模粗可防弭。然實仰託陛下威靈。焚惑順軌。祝融避舍。當此連月之亢旱。曾無數家之燎延。此臣之可藉以逃責者三也。乃若深懷保抱之情。不敢少負芻牧之責。弛關市譏征。以通商賈之路。蠲殘零苗稅。以惠田里之氓。沿門借本。以甦經紀之細民。創庫損息。以便典質之下戶。散之藥餌。以療其疾病。給之棺槥。以周其死亡。強者免攘奪於街衢。弱者少枕藉於溝壑。至於安富所以恤貧。時寬數糴之期。祈請補糴之數。零替者減放。困乏者蠲除。荷朝廷之譽。闔闔之驩動。凡可極力所至。莫匪以心求之。惟有百物之時直未平。良由四方之會陌浸落。此非朝廷速行措置。無緣郡縣可以轉移。使內外之楮價相登。則郡邑之物價自定。此則廟堂之事。匪獨微臣之責矣。惟是臣於夏五初對便殿之時。固已知神皋非臣可以立足之地。蓋至今日。漸驗臣言。伏望聖慈哀憐。俾令速歸田里。啜菽飲水。永戴賜於堯天。全身保家。免貽憂於括母。仰祈睿照。

奏乞守本官致仕淳祐元年

臣近嘗再具公牘。辭免新除恩命。仍乞掛神武之冠。以補過愆。以消災咎。方屏息以俟俞允之旨。忽傳西掖見上繳章。臣竊伏惟念、政使朝廷軫念簪履之舊。欲全護於施行之間。此尤臣之所大懼也。臣至愚極陋。載念先臣某、在乾淳間。親接諸儒之脈。所師者文公朱熹。所友者彭龜年、樓鑰、黃度、楊方、楊簡、袁燮、柴

中行。皆一時大老。嘗提耳而命臣曰。士之爲士。當明君子小人之朋。若得罪於君子。則終身不可立于天地間矣。臣泣而識之不敢忘。今夫近日之攻臣者。皆君子之巨擘也。夫既得罪于君子之巨擘。則必其積尤稔忒。有不可進於君子者矣。豈惟終身無以自立於天壤之間。他日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再三思之。惟有納祿公朝。歸伏先臣之墳墓。庶幾藉蚤退之一節。少洗平生之玷。以不終得罪於君子。而他日尙有顏面可見先臣於地下也。兼臣身病日增。無復生全之望。親年愈邁。當爲終老之期。雖貪慕於明時。實憒迫於私計。是用不避三瀆之誅。哀籲君父。共望聖慈。察其戀主之心雖切。而守身之義尤急。報國之志雖堅。而辱親之憂尤大。特放睿旨。容臣守本官職致仕。臣仰瞻闕庭。無任懇切請禱之至。仰乞睿照。貼黃。臣竊惟近年以來。國家可謂多事。然而元氣尙充。外邪不得而干犯者。特在於朝廷能重臺諫給舍之職。而爲臺諫給舍者。能各自盡其職而已。蓋臺諫給舍之職舉。則紀綱立。紀綱立則元氣充。元氣充則外邪不能入。此端平更化而後。陛下躬攬大權之明效大驗也。臣一介孤拙。昨臺諫劾之。而朝廷曲爲之全護。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一矣。今中舍緻之。而朝廷又曲爲之全護。則是以臣而屈朝廷之紀綱再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至于重屈朝廷之紀綱。竊恐通國之人。凡知臺諫給舍之權當尊。凡知朝廷之紀綱當立。皆以臣爲口實矣。以區區螻蟻之身。而通國之人以爲口實。則是朝廷所以全護之者。恐適所以益其疾而重其咎。臣實隕穫憂懼。不知其死所也。兼臣猶憶去歲八月二十有一日。臣輪當進讀之餘。入劄子丐罷。陛下宣諭以爲徐僎叟、彭方、適有疏論卿。臣遂奏云。臣罪過山積。招致人言。上累陛下知人之明。乞卽

行斥逐。陛下復宣諭云。卿豈可便去。已諭癸叟、方、令卿免兼臨安府。二臣已無他說。卿可安心。臣又奏云。此雖出於陛下保全之恩。然臣於進退之誼。只當便去。臣只今出關。謹下殿辭。謝臣繼卽出錢塘門。以待威命。本擬是日迤邐前邁。卻緣臨安職事。又非他官之比。未免小駐。書押財賦文字牒往以次官交管。次日忽蒙陛下特遣天使宣押臣赴部供職。臣以君上之命。不敢固拒。於是暫入國門。盤旋匠監。以示眷戀闕庭之意。旋上奏疏。乞行臺諫之言。以正朝廷之體統。而臣繼出北郭矣。復蒙陛下昇以舜閣之隆名。寵以稽山之會府。臣是時卽欲掛冠。以謝淸議。又恐涉孟軻悻悻之戒。故遲遲半載。適叨三山易地之命。方敢述引咎悔過之情。伸納祿謝事之請。蓋自始至今。未嘗敢以私情干求陛下之官職。破壞朝廷之紀綱。此不惟立身行己之當然。而臣備員法從。其於國體。誼當相與保惜扶持也。今陛下之曲加聖造。一再全護者。不過以臣昨者備員尹正。實以勉奉聖意。非出臣之本心。而陛下實有此除出朕親擢。卿不須過慮之訓。故陛下有不忍施行者耳。然自古聖帝明王之運動天下。駕馭人才。惟其至公而已矣。以爲可用而用之。物論以爲可棄而棄之。此其所以爲至公也。陛下雖加之委曲全護。然臣恐重佛國人之論。而使臣益深摧蒺藜冰之懼。臣是以焚香東望。復此奏陳。欲望聖慈以斷恩義。特賜夬決。容臣掛神武之冠。以自循省。庶幾少救東隅之失。尙及爲聖世之全人。是乃陛下所以保全之大者也。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蓋大人者。指大人君子而言也。大人君子之好惡。實與天命相關。臣所以畏大人者。卽所以畏天命者。卽所以畏陛下。臣請詞竭盡。惟陛下監察。幷乞容照。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淳祐六年

臣憂患餘生。久蟄山林。榮望已絕。迺者陛下孟冬之吉。晨謁原廟。夕灑宸奎。在列諸賢。以次登進。而臣亦獲與黃紙除書之目。上恩深厚。勉造闕廷。適以仲冬。對敭便殿。維是月也。於辰爲子。於卦爲復。蓋聖人所以著三才參合之妙。而開萬化新美之機。臣方學易。用敢推詳其旨。以爲入告之義。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之所賦者性也。性之所具者善也。夫苟率性而行。正亦何暇於復。惟其有形體而氣稟梏之。有氣稟而嗜欲乘之。有嗜欲而境物誘之。不能命五官。而命於五官。不能宰七情。而宰於七情。於是始有惡焉。與善而對立。惡寖滋而寖長。則善寖蝕而寖微。然惡雖滋而本無。善雖蝕而本有。一息之覺。天理畢呈。寸隙之光。人僞俱喪。譬之重陰固沍。而一陽萌蘗。黃鍾動、葭灰飛、而氣應。井泉温、蕩挺出、而物應。生生遞續。化化不窮。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天地之心。以動而復者也。若動而遽止。非復也。周文之繇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此言天地之復。必至於二陽三陽之朋來而爲泰。四陽五陽六陽之朋來而爲乾。然復爲復之全功。人之心。以知而復者也。若知而屢遷。非復也。孔子之贊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言人之復。必如顏氏子之過而必改。改而不貳。然後爲復之全德。以復之全德。而配復之全功。其斯爲聖學之功用歟。自昔時君世主。固有昏冥顛悖。迷而不復。終其身亂亡相尋者。不足言。亦有乍明乍晦。復而不悔。復而不終。以一人之身。而自爲始亂者。不必言。其善於復者。臣於商周得二君焉。成湯宣王是已。成湯自制心檢身之復。以達于顯忠從諫。官德賞功。而極其効爲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則以大事小之恥復矣。宣王自側身脩行之復。以推于受箴納誨。任賢使能。而極其効爲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則以夷狄侵中國之恥復矣。惟其復於義理而不渝。所以復於事業而不爽。詩書所載。粲然光明。恭惟陛下緝熙就將。日與羲文周孔神游於千載之上。特不知陛下亦嘗體認於復之義否乎。夫初之不遠復。觀省之功也。五之敦復。持循之力也。觀省之功。知及之者也。持循之力。仁守之者也。且夫甲午改紀。陛下之一復也。然制於身心。而達於天下國家。其本末猶是也。是陛下之復未固也。甲辰改紀。陛下之再復也。至是陛下春秋盛矣。孔子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不動心。曾參五十而心化。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四十五十之間。聖賢心爲成德之候。然則陛下今日之復。其可以不固乎。凝然其正。湛然其明。爲陛下心之復。得毋有欲以便僻側媚蠱吾之復者乎。國必有副。愛惟其親。爲陛下家之復。得毋有欲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於是而之於國之於天下。君子復於進矣。凡以陰讒密憩。而貳其復者。當察也。小人復於退矣。凡以通神使鬼。而搖其復者。當察也。紀綱復於振飭矣。凡以偏私係累。而蠹其復者。當察也。政事復於寬大矣。凡以煩苛細碎。而殘其復者。當察也。以至民之未復於富庶。如之何撫摩培植。以要其復歟。兵之未復於盛彊。如之何整齊教訓。以求其復歟。財用之未復於殷阜。如之何裁制均節。以臻其復歟。境土之未復於規恢。如之何經營布置。以底其復歟。由一念之復。而求證於庶事之復。因庶事之復。而求端於一念之復。內與外互觀。行與知並進。如是而陛下不爲堯舜之君。天下不被堯舜之澤。臣未之前聞也。不然。復於暫而未必能復于久。復於名而未必盡復於實。君以已

復爲足。而不以行健先其臣。臣亦以已復爲足。而不以健順承其君。剛來而有往之機。道升而有降之漸。危心易放。正氣難持。既無以保復而彙進於六陽。安知不反復而驟決於一陰乎。不可留者光陰。不可料者世變。然而天下之事。豈堪頻復哉。臣不勝惓惓孤忠。取進止。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臣前既推明復之義。以條列復之事矣。竊以爲事之最切於今日者。君子小人之進退是也。蓋君子之當進。與小人之當退。自昔人主鮮有不知之。亦鮮有眞知之。知不眞則行不力。故君子常屈。小人常伸。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臣請得以究極其說。且有虞之盛際。皐夔稷契之所爲。非共工驩兜也。有周之盛際。周召毛畢之所爲。非飛廉惡來也。終始一威公。管仲輔之則治。易牙輔之則亂。終始一明皇也。姚崇、宋璟功垂萬世。而算計見效。（此行原缺十一字下又缺七行每行十八字）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原缺七行又第八行首缺六字）不惟德禮教化。日就頹闕。凡天下之事物。莫不壅底扞格。無一就吾之條理。臣意陛下必有不快於心者矣。推原其故。夫亦玩於時。而積至於時之難邪。惟其難也。則尤不可以易視之。惟其不敢易也。而後其難者可圖。國朝自開基至於慶歷。積德百年矣。仁宗皇帝察天下之勢。漸趨於弱。欲一起而新美之。時則有臣仲淹。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論建雖廣。異議乘之。終於不獲展盡。神宗皇帝逮事仁祖。習聞祖道。而又負智勇不世出之資。粵從踐祚。亦欲挈天下之弱勢。一起而新美之。時

則有臣安石。亦慨然欲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學術一差。幾誤天下。至今以爲口實。仲淹壞於人。而安石自壞之。此尙論國朝之治體者所痛惜也。夫以二祖之聖明。且當天下無虞之際。猶不足以遂其大可爲之志。況陛下處時之難乎。故臣以爲不可易視之也。一國猶一身也。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疾病然。今日之病。不但倉公扁鵲望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烏啄狠毒。病未必可伐。而先以戕生。臣知其決不可也。借參苓芝朮。可以養生之說。以蓋其苟安姑息之實。而聽疾病之自爲進退。臣知其亦不可也。惟有酌温涼之劑。適宜補之宜。圖其大而略其小。急其事而緩其功。精神與榮衛並充。腹心與肢體不悖。則疾其庶幾漸瘳乎。此臣所以謂不可易視之也。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採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漑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臣之幸也。臣無任感恩激烈。惟陛下裁赦。取進止。貼黃。臣竊見陛下銳精經術。蓋嘗表章朱熹之四書。四書大學其首也。近時眞德秀、復著衍義一編。久登乙覽。大學之道。明若觀火矣。臣竊以爲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中。反復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財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貨財不偏聚。則天下平。貨財偏聚。則天下不平。古今治亂安危之源。不出此矣。等而上之。爲脩身齊家。爲正心誠意。爲格物致知。本末先後。具有差級。蓋由正心誠意而至治國平天下。屬聖之事。終條理者也。由格物而致知。屬智之事。始條理者也。何謂格。推而極之之義。如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何謂致。引而來之之義。如語所謂學以致其道是也。物物皆當格。而天地人物爲物之大。天地人物之理。無事而終窮。而天地人物之跡。有時而變化。窮其理以玩其跡。是

爲格物之大。格來格去。忽有覺焉。是爲大知。而非小知。是爲自致之知。而非強致之知。致則至矣。至則舉天下之外境。萬種萬類。皆不能動之矣。舉天下之萬種萬類。不能動之。則意自誠。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皆安行而順導之者也。臣頃年獲侍清光。共聞聖訓。謂向來嘗日用兩時靜坐。夫靜坐者。格物致治之階梯也。故臣願陛下益守此靜。以造於純粹之地。純粹生高明。高明生廣大。道且在我矣。而況事爲之末哉。尙何憂時之難爲。治之難濟哉。臣不任願陛下爲堯舜之君。取進止。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臣聞古語有云。大福不再。大憂不再。此天道也。又云。福生於畏。憂生於忽。此人道也。晉司馬氏宅都於洛。劉石煽難。懷愍劫遷。元帝遂中興於江左。其後苻堅乘方張之勢。擁百萬之衆。直欲平吞晉室。小捷淮淝。遂斃苻氏。此大憂不再之明證也。百餘年晉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盜孫恩盧循之徒。出沒於海。而劉裕得以乘之。此憂生於所忽之明證也。我國家仁義德澤。紀綱法度。比隆三代。固非晉氏之比。然中罹陽九之厄。思陵南渡。略與晉同。逆亮叩江之事勢。亦岌岌矣。不戰而自隕。韃爲不道。踐我荆蜀。擾我兩淮。瞰我江面。十五年于茲。而吾之根本。終不爲之動搖。今且聞其衰微有兆矣。故臣以爲晉人之不再者。在今日未可喜。而晉人之所忽者。在今日當深慮。雖然。盜賊本民也。又率於民而相挺於盜。固可誅也。然自浙之東西。以達於廣海面五六千里。甯能盡空其巢穴而誅之乎。則亦有消弭之道而已矣。消弭之道。置其衣食之源而已矣。況錢塘枕海而國。形勢迫近。又非晉在秣陵之比。故臣敢以告陛下。而重有

司之責焉取進止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臣伏見朝廷故事每行下前宰執之家宣索自來所得聖語錄付史館所以備紀載揚休烈也臣昨者恭覩皇帝陛下煥發神斷肇建皇儲增封王社而皇子忠王德業日茂令聞日章薄海內外莫不仰贊吾君之有子實爲社稷大慶臣夙叨簡拔久侍清光前後所聞玉音關於國本之大計者頗詳竊以爲聖謨宜深審素定淵衷蚤計預圖奠安宗社巍巍聖功誠非前代帝王之所能髣髴臣所合紀述本末繕錄家藏以俟他時朝廷宣索屬臣頻歲抱疴近而轉劇深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彰聖時之光明謹具畫一奏聞欲望聖慈宣付史館登之琬琰以昭示萬世與宋無極臣無任踴躍忭蹈之至一歲在丙午冬十月臣蒙恩以兵部尚書召時皇子初除觀察使賜名某臣以十一月到闕二十有一日蒙賜對于緝熙殿臣第一劄子專以復卦爲說其間有云國必有副立愛惟親此爲陛下家之復得無有以遷延猶豫滯吾之復者乎玉音云朕已喻卿意此事朕意已有定屬臣恭聆聖訓謹竇諸心一歲在丁未臣待罪樞府七月初九日同丞相鄭清之參政王伯大奏事玉音云昨日有江西布衣王其姓者上書其言詭異頗於國本有關莫須稍示懲戒以昭意嚮臣與王伯大皆合辭贊和至十一月鄭清之謁告臣與王伯大造朝方坐漏舍王伯大謂臣前日殿上所聞可見主上聖謨高遠未嘗頃刻忘天下大計吾輩何如將順上意因及國本正而後人心一之說臣云甚善有頃奏事間方稍稍敷陳玉音卽曰此事朕志已定但有兩說一則王夫人

執謙。常有滿盈之懼。猶未確許。二則某年方八歲。飲食起居。皆王夫人親自看視。若正名須便入宮。萬一起居飲食之間。有失照管處。其間有多少事。所以少遲歲月。臣與王伯大仰窺聖意之堅決。聖慮之深遠。惟切贊誦。玉音又云。朕以此事掛懷。兼年來國事多艱。焦勞憂慮。飲食亦自減少。向來每日遇子午時。常宴坐移晷。收拾身心。近亦未免作輟。臣與王伯大奏。陛下處崇高富貴之中。而能凝神習定如此。萬壽無疆。於此可卜。臣不勝嘆仰。一歲在庚戌。臣待罪政府。恭承陛下宣諭。鄭清之等欲爲皇子改賜嘉名。一日玉音云。朕欲於大字下尋一字。臣奏此乃老子道德經四大之義。蒙陛下首肯。臣有以仰見陛下期屬皇子之意。非臣下管窺之所及。一歲在辛亥。臣待罪政府。閏十月二十有四日。同鄭清之等奏事。恭奉玉音曰。國本一事。朕志之定久矣。外論不察。猶多進定國本之說。殊不知正名少遲者。蓋以其年尙稚。未能便入禁中。況資善已建。更復何疑。恐縉紳間未盡知此意。卿等可以此說諭之。臣與同列恭領聖訓而退。貼黃。照對臣自丙午之冬。歸文昌舊班。以至兩登政地。迄于辛亥之冬。其聞玉音關於國本之重者。已備錄在前。繼而叨塵次輔。垂及朞年。雖已窺聖意。必不出寶祐改元之後。資善志學之年。孚號正名。然爲大臣之體。則惟有謹默將順而已。不謂蕭泰來忽生異論。近又見有輪對者。復祖其說而陰煽之。臣竊以爲陛下神謨睿烈。爲社稷億萬年無疆之計。斷在聖衷。歲月已久。皆非臣下一毫之力。薄海內外之人。不論縉紳韋布。不論三軍百姓。不論君子小人。向則延頸而企望。今則舉手而歡欣。蓋同此一心。而儉人衮士。乃鑿空造隙。自爲紛紛。以疑惑天下之聽。甚無謂也。臣嘗忝預宰司。休戚利害。與國同之。尤不可以不明言。

伏乞睿照。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 實祐四年

臣竊見朝廷自端平初團結溫台民船爲十番歲發一百四十隻前往鎮江府防拓江面已二紀于此矣其始團結固有定籍歲月既久元籍之舟有壞於風水之飄沒者有陷於盜賊之刼擄者有家道貧乏無力脩葺而朽弊者有轉以售人者有司但以舊額拘船祖以及父父以及子子以及孫逼令出備不至於破家絕產流離死亡不已其強悍者則未免轉徙而爲盜賊迨至每歲發船則縣道召人糾舉白船以補欠闕之數又乘此以爲騷擾乞取之計凡邑之有舟者不問大小例皆根刷有勢者不敢問有力者不敢問有錢計會者不復問迨溪壑之欲既厭然後姑以敝舊之舟疎略之楨具孱弱之稍火文具塞責而已間遇江淮制司撥上項舟船載出戍軍士以至上流或般運糧餉以弊舟弊人遡流犯險則往往人船俱壞死爲客鬼於是慶元溫台三郡邊海之民陸者不得安於陸漁者不得安於漁以起發隘船爲一大穽生者怨氣充腹死者冤氣干霄臣實傷之始至即行博詢可行可久之策於知識之士有台州漕貢進士周燮者首以義船之策獻其法以一縣當出之舟若干隻分鄉都之廣狹令凡有舟之家以大小丈尺均出錢物置備舟隻以應每歲當發之額其有舟而止及七八尺以下者不在糾率之數且不待官司之文移至期則合從應調船必堅牢楨具必整齊人丁必強壯而燮又肯以身任責以家助公集事於指顧之間而人不知擾如溫如慶元皆以是爲準去秋調發已見實効遂使沿海方二三千里有舟之民得以安

生樂業。無疇昔追呼煩擾。困害愁歎之狀。其於肅清海道。消弭寇賊。此實爲一義。臣竊照得周燮疎財好義。識變知機。以孝悌稱於閭門。以信行聞於里黨。故能移忠於國家。比其鄉失伍犯上之徒。久稽邦憲。委燮逮捕。不動聲色。剋期集事。亦可謂之才矣。燮自請寓試文解。已該四舉。使其不第。以恩得官。亦不失一初品。今來本司歷試繁難。備著勞績。若蒙朝廷特加旌異。緩急用之。必有卓然可觀者。欲乞聖慈。補授周燮文資初階。或與上州文學。實爲赴功趨事者之勸。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臣恭承知省盧允升傳奉聖旨。宣諭海道爲今日急務。宜意外關防以副朕意。臣有以仰見陛下慮周四表。思患預防之意。臣所當竭盡駑力。上圖報稱。但臣竊惟中外之所過憂者。韃與李松壽也。然臣以爲若內寇不作。則決不至於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內寇而已。於是臣於始至之時。即出榜曉諭海寇。改過自新。復爲良民。以柔服其心。又自來犯盜之人。制司不問輕重。例是抄籍。以助支遣。於是臣復出榜曉諭。爲盜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業。深可憫念。應日後犯盜之人。並免抄籍。蓋盜賊亦人耳。誰無父母妻子室家骨肉之念。臣又以此感動其心。又盜賊之發。惟重賞可以收捕。於是臣俊立賞格。並行榜諭。盜賊知官司賞格之釀。必不能漏網。自然有所忌憚。臣又以此畏懾其心。所以前乎守臣。凌遲斬絞無虛日。而盜不止。臣領事數月。並無一塵之驚。不特臣平生仕宦所至。仰憑陛下威德。粗得人和。雖盜賊亦知信服。然亦藉微術以羈縻籠絡之也。然臣又以爲欲消弭內寇。必須先固

結自家軍民之心。於是臣考核郡計。見得本府以財賦窘乏。自來催理二稅。至於四年八月。臣卽痛與蠲放。爲錢三百三十餘萬貫文。累政以來。交頭錢物。多係積年公吏等人。負欠攤賴之錢。指爲實在。以充數目。臣始至之初。纍纍監欠者。不下數百人。臣並與蠲放。卻以本任趲積到錢物。爲前政補塡虛數。然後外而田里。內而城市。莫不歡呼鼓舞。又此邦每歲起民船把隘。本不過一二百隻。常苦於縣吏作弊。科差不均。有船者倖免。無船者被抑。遇每歲一番起發。則沿海之民。雞犬爲之一空。破家蕩產。典妻賣子。比比而是。臣遂創爲義役。令各都各保。均錢備船。每遇秋時。自此結集。資次赴官司把隘。聽候差撥。更不出一文引。亦不差一吏卒。見此成立規模。以爲此邦無窮之利。於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樂。亦莫不歡呼鼓舞。又軍者國之爪牙。本府所管定海水軍。制領將佐而下。每月例有添給錢。禁軍頭目合千人。每月例有鹽菜錢。皆以庫藏桍虛。久已住支。臣並與幫放。歲爲錢九萬七千餘貫。又定海水軍。出巡把港。警捕盜賊。皆經涉鯨波。自來並無生券。臣並與照諸處大軍例。令支每日口券錢米。每歲約用錢三萬六千二百八十餘貫。米二千八百二十二石四斗。又本府廂禁軍。不下二三千人。率苦貧乏。臣於是每遇死亡。禁軍給錢三十貫。廂軍給錢二十貫。然後內外軍伍。莫不歡呼鼓舞。又定海水軍。元額六千人。一向緣郡帑不支闕額。常近千人。臣見此措置軍裝等下錢。先招五百人選士。以壯軍聲。軍民之心既固。軍旅之勢漸張。盜賊之釁不作。則雖有外寇。且不能窺吾國之藩籬。何緣能入吾國之堂奧。此臣報陛下之職分也。然海道之事。亦實有不必深慮者。臣不惟得於更歷。亦自得於解悟。敢畢陳之。以上寬聖抱。大抵守江海與守兩淮

荆蜀不同。守兩淮荆蜀。全以人。守江海。則半以天。半以人。何以言之。兩淮荆蜀戰在平陸之地。守在城池之間。必須強兵猛將。始可禦敵。故曰專屬人。若守江海。則異是矣。敵縱有千艘萬艦。欲行侵犯。一才起桅。便爲風水所使。所謂千艘萬艦。風迅水疾。飄泊東西。無緣會成綜合伴。幷力向前。吾國不過得死士三千人。堅牢戰船數十隻。據要害敵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則殺一舟。自可使之隻輪不返。況鯨波萬里。又有不測之風颶乎。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一也。今高麗雖臣屬於韃。然每有疑畏韃賊之心。遷都海島。防其侵犯。決不至爲韃向導。縱使有窺中國之意。然無松杉木可以造船。其國雖有船隻。止是雜木。亦無釘鐵。只可在其國近境往來賣買。豈能遠涉鯨海。縱曰李松壽在海州。所當防備。然北方平原萬里。素亦不產松杉。其船不過用楊柳木打造。江且難涉。況於航海。所以二十年來。未嘗不傳李松壽在海州造船。厚以銀兩。招南方水手。元不見其一毫動息。況吾國之新海州。又瞰其旁。保無他虞。昔辛巳逆亮犯順。固嘗航海爲李寶所敗而遁。是時亦止在海州之唐島獲捷。初未嘗及吾二浙之海面也。此臣所謂不必深慮者二也。臣空臆盡言。冒瀆聖聽。罪當萬死。伏乞睿照。貼黃。臣既以海道事宜。仰瀆聖聽。但有一事粗當防者。臣不敢隱。此間船船。常有販高麗者。大率甲番三隻到麗國。必乙番三隻回歸。丙丁亦如之。今慶元人見有在彼國仕宦者。卻緣此等船隻。皆屬朝廷分司。制司不可得而察其往來之迹。此間之舟一隻。可以載二三百人。萬一彼有異志。幷吾甲乙兩番之舟。並行拘奪。以渡韃賊。則亦意外之過慮也。故臣以爲若朝廷以船務撥隸沿海制司。卻擇一收錢最高年分。責令制司抱解淨錢。則於國課無虧。而發船事權。屬之制

司。可以操持考察。其所關事體。頗爲不細。況緩急之際。亦可團結大舟。爲國家後戶之備。此其爲計。又在不言之表。兼亦可以因發舶舟。令曉暢之人。僞爲商旅。至彼國審探韃賊事宜。等而上之。又有無窮利便。難以盡述。但此事臣不敢言。恐或者以爲與朝廷爭利。惟乞陛下自取決於聖衷而已。今有麗韃本末一册。幷用繳進。伏乞睿照。

奏禁私置圍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臣祇被宸命。代匱瀛閫。責以肅清海道之寄。臣竊謂清海道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莫先於遂生理。照得本府管下鮕埼鎮倚山瀕海。居民環鎮者數千家。無田可耕。居廛者則懋遷有無。株守店肆。習海者則衝冒波濤。蠅營網罟。生齒頗多。烟火相望。而瀕海數百里之人。凡有負販者皆趑焉。圖志謂之小江下。自古官司不置稅場。正欲留此利源。養贍不耕不蠶之民。使之衣食稍給。則非心妄念不作。比年以來。形勢之家。私置圍場。盡網其利。民不聊生。其間不得已者。未免淪而爲盜。近幸勢家自行住罷圍局。聽令民間自營生業。小民方有生意。但一方姦猾之徒。垂涎未已。或恐妄行投獻府第。借聲勢以殘民。創砂岸以龍斷。使小民衣食之源。得而復失。委關利害。所合敷奏。欲望聖慈降付尚書省。劄下本府。永行禁斷。刊之于石。以垂不朽。實爲培植本根。消弭盜賊之第一義。貼黃。臣又竊見鮕（以下原缺）

許國公奏議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 寶祐四年

竊見朝廷近日措置自東海縣以至澉浦分爲二屯以防裏洋之寇又令沿海制司起發溫、台、明、係籍民船擺布岑江等處以防外洋之寇其說不爲不詳然尚有未盡之蘊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賊若欲侵擾淮東則自舊海發舟直入贛口楊家寨鹽城此裏洋也若欲送死浙江則自舊海放舟直出大洋緣贛口之東北、苗沙、野沙、外沙、姚劉沙以至徘徊頭、金小澉浦此外洋也以上二洋皆屬淮東浙西之境然賊舟若欲放此二洋其源頭皆須經由新海界分、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今來戍海諸部士卒其脫身者多聚于東陬山勢須就兩山審度擇寬平去處創築城壘如淮閫之築荊山指顧而期盡吾事力創屯重兵以防制之於未入吾境之先則幾甸可以奠枕若俟其犯吾之三屯則賊已入腹心矣此當亟令淮閫措置者也若更欲向裏做一二層工夫則贛口之東諸沙累易外洋去處亦有可以聚船屯兵之地此又當亟令淮閫措置者也若淮閫以積久之威名再圖收復新海則前二說卻自可緩特不容不過計而預謀也但收復舊海之策或謂當以計困未可以力取其說曰新海眇在海中我之據新海也自淮安運糧由淮河出贛口沿沙岸直上經從東陬山西陬山之中以達于舊海其勢稍便賊若據新海則必自舊海運糧以往我若以數百舟橫截石湫河之口虎視新海則賊運糧之舟無緣可過以達

於新海。縱不攻擊。彼將絕糧自潰。此又淮關所當參芻蕘之言。爲萬全之勝者也。若賊欲送死四明。則自舊海放舟。由東陬山之外望東行。便相轉而南。則可直達昌國縣之石洞關畧。然後經岑海岱山三姑之境。以至定海。又稍轉而西。則可至金山澉浦。此其勢若易而實難。蓋此路之不通已久矣。然使東陬山有可守之城壁。可恃之重兵。則賊亦有後顧之虞。亦決未敢冒然夢進。若曰自登萊放舟。徑至大七蛇山。以至澉浦。則此路雖南人皆所不諳。況北人乎。猶記政和中。與女眞結海上之盟。係自山東陸路至登州。與之約要。蓋女眞海自遼東海道販馬至登州故也。使此間海舟徑可至登州。登州海舟竟可至此間。則政和結約。必自此取道泛海而至登矣。後中原爲虜所有。朝廷嘗遣使至高麗。欲借路至登萊。以至女眞之庭。麗主不從而回。以此知此路之素隔。特不可不多爲之備。聞沿海制司、去歲新創軍屯于向頭。以水軍百五十人。土軍一百人。分爲兩寨。與金山相爲唇齒。已京師一重後戶。更乞行下沿海制司。於大小七山蛇山等處。以兵船常切探望。多立烽燧。如前來白劄子事理施行。庶幾海道愈爲周密。伏乞睿照。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臣竊惟自中興南渡。聲教與西北罕接。惟麗倭二國。介于東南海隅。猶知向慕本朝。至今通商。但自來倭人間有失舟者。財本陷沒。續食無計。雖寄口腹于牙人之家。率爲牙人多算火帳。其失舟之倭。則假貸于不失舟之倭以償之。未免重困。又有高麗境內船隻。忽遇惡風。時亦飄至台溫福建慶元界分。萬里流落。尤爲可念。臣兩歲之間。一再見之。遂從有司每名日給白米二升。其倭人則俟同鯨船隻之回。載與同歸。

麗人則俟此間商人入麗優給錢米使歸其國無非所以廣朝廷之仁心仁聞於遠人也但自本司行之終恐難繼此來欲望朝廷行下市舶司立爲定例遇有倭商不測遭風水之人從舶務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養膳候歸國日住支仍行下浙東西福建諸州遇有麗人飄流至各州界內卽仰各州支給錢米發至本司仍從舶司日支十七界一貫五百文本司日支米二升存養亦候歸國日住支庶幾遠人皆知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道之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臣竊見四明爲浙左壯郡生齒最繁素無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委爲闕典臣嘗備數□輔每見陛下軫念黎元之意與天地同其仁今茲叨守近畿所當求所以上稱明旨近因省併都酒務一所就行增添屋宇改創房屋共爲七十餘間收養鰥寡孤獨之民二百人大口月支米六斗錢十五貫中口月支米五斗錢十貫小口月支米四斗錢七貫已於天基聖節之日令入院居住養濟無非所以推廣上恩祝延睿算其歲用米約二千餘石錢約六萬餘貫並於本府自行措置上於朝廷係省錢無預下於本府經常錢無關但止就本府自來有管淘湖米內分撥一千石貼助支遣所合專具奏聞欲望聖慈降付尙書省給降省劄付本府永遠遵守實爲千里無窮之幸伏候敕旨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一紹興初創立水軍屯駐定海專爲行都後戶之防未嘗輕調一兵遠戍自嘉熙年間督府始行下調遣

前赴上流差使。適統制林暐。係督府舊校。勇於奔命。更不申聞制司。具申朝廷及督府免調。自是遂以爲例。至淳祐九年。統制紀智春備述利害。申告本司。本司備申朝廷。蒙從申免行出戍。當年遂擒捕到積年大鯨海寇數百人。趕逐倭船出境。捕獲銅錢二萬餘貫。實得全軍在寨之力。寶祐初。當國者不知東南事體。科降官錢。令本軍造平底船。差軍士四百人。駕往海州。就行捍禦。又準起發把隘民船一十五隻。幷往海州除民船梢工梢首、共計三十人外。又令本軍起差軍士四百七十人。駕放上項船隻。是爲兩戍。通差官兵八百七十人。每遇更戍之時。又須別差八百七十人。或遵陸或航海。前往抵替。方得前項戍軍回司。是一歲之間。常是一千七百四十人往來道塗。無休息之日。又寶祐元年八月。準密劄差官兵三百五十人同民兵一百五十人。駕民船三十二隻。往料角屯戍。切照料角者。乃通州料家沙之角。民旅船隻。自揚子江口入海。不欲經涉大洋風濤之險。是以沿趁老岸。尋覓洪道。潮長則進。潮退則止。迂回轉折。不計日程。以達于淮海。非防大敵之要害也。徒輟國家門戶之防而置之無用之地。尤爲無謂。總三項而計之。是定海之軍。歲減二千九十人之實力矣。此軍元額止六千人。自來四千人。係慶元府通判廳經總制司管認券錢。二千人係慶元府管給券錢。而米則盡係慶元府給餉。近來緣郡計凋弊。而經總制司財賦。亦復失陷。闕額常數百人。則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則實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而二千九十人之往來征戍于淮者。又皆選士。則其在寨者僅二千四百餘人之常卒而已。修備戎器。打造戰船。收買軍需。防守寨柵庫務。率不下三四百人。則在寨之數。僅僅二千餘人而已。而又往年以

州兵之闕。移屯于郡者五百人。以盜賊之熾。分屯于東門者五百人。則定海本寨。又僅僅千餘人爾。若海道之責。則西接許浦。南接福建。北接高麗。東接日本。廣袤且踰萬里。探望以舟師。巡邏以舟師。把守諸處險口以舟師。又欲常整備三五百人。以爲緩急不測之用。於是定海它無一卒可調矣。使幸而出一塵之警。尙可牽補駕漏。以過時日。每一長慮卻顧。實爲之寒心。況許浦水軍。顧管一萬二千人。其任責止於揚子江口。北極如通泰如料角。正與許浦相直。乃其地分。不以許浦之軍屯戍。而乃以定海之軍屯戍。良由許浦以都統之重。可上告朝廷。而定海不過偏軍下壘。情悤不能自達。前後制臣。又無有爲之申陳者。所以陵夷至此極也。某雖見極力措辦錢糧。及備等下錢幷七事件軍裝。一面招補闕額。然非倉卒之所能辦。欲望朝廷將近年創例。出戍淮海兩項戍兵。免行調發。庶幾本軍兵力稍全。可以遵照朝廷指揮措置。關防不至疎虞。又其最可念者。海濱之人。與北方風土不宜。至則疾病交作。寶祐三年分徐歡所部四百人。亡歿一百一十六人。鍾晟所部四百七十人。亡歿一百一人。加以數年。將盡爲異鄉之鬼。又自寶祐元年調遣。以至四年。損失軍器。共計七千九百餘件。久戍之船。本軍每歲又自差官前往修葺。四年之內。已用過錢一十三萬八千二百餘貫。加以數年。此軍亦將赤立。不復可支吾矣。臣竊惟兩淮知院知府。威聲震於沙漠。勳烈炳于丹青。黃頭郎如林。下瀨船如雲。決不欠此千百人之弱卒。十數隻之民艘。若以此一千二百二十人之生芬。自每歲爲新會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二貫文。爲米九千六百三十石到戍回戍。行府犒賜優厚。共爲錢約新會二萬貫。本司每歲遣戍。亦該新會一萬貫。是統爲新會六萬八千六十二貫

文矣。以上項錢米。就淮東招募一千二百二十人。並作上等効用。歲不過欠新會六萬五千八百九十八貫。欠米三千七百六十二石。朝廷決不較此瑣瑣。使行府不失調兵之名。使本司不失見兵之實。其於內外邊防。均爲幸甚。一防江海之險。與防平陸之險不同。防平陸之險專以人力。防江海之險專以人謀。蓋賊雖有千船萬艚。才一開岸。卽爲風水所使。散漫四出。決不能成隊合伴。幷力于我。我但得精卒三千人。堅好之舟三十隻。屯泊于賊所必經之地。一舟過卽殺一舟。自可使之無復遺類。此機六韜三略之所不載。而前史往牒之所未詳也。臣竊惟自中興南渡。立國錢塘。所以創許浦水軍於平江。創澉浦水軍於嘉興。創定海水軍於慶元府。無非爲京師左右前後門戶之防。但許浦枕揚子江而置司。去京師爲遠。惟澉浦去京師爲近。而不知澉浦之外。又有所謂金山。乃應干舟楫所必經往稍泊之地。臣二紀之前。假守嘉興。適逆全有窺海之意。臣遂具申朝廷。創招水軍千人于金山。又爲澉浦之外拓至今人以爲宜。今定海水軍雖得控扼之地。然於防制倭寇則有餘。而于遮護京師則不足。若曰山東之賊。欲送死鯨波。則自膠西放洋。遶淮東料角諸沙之外。自有徑截洪道。直達前所謂嘉興之金山。不必更放大洋不測之淵而有餘。而於遮護京師則不足。臣今體訪定海之裏有地名曰向頭。至錢塘江只一潮汛。乃應干舟楫所必經從上潭之處。與嘉興之金山無以異。而形勢則過之。且有地可以建寨。有山可以藏舟。臣欲招刺闕額水軍五百人。人必皆選士。就彼屯駐。設有緩急。則增兵占守。可以萬舉萬全。而京師有金湯之固矣。昔高廟朝御史中丞沈與求嘗奏云。議者皆欲於向頭置屯。使賊至此。已是入吾腹心之地。蓋是時登萊海密。

尙與本朝相關。而高麗亦羈縻未絕。故或者猶有不肯厭安江沱之意。而與求之論。所以欲向外下江。方今時異勢殊。臣所以舉此一節者。欲以證向頭置屯。先朝諸臣固嘗言之。非臣之苟言也。一處元府諸邑。惟昌國、象山、定海。枕海而處。奉化亦半之。沿海之人。多惡少亡命。以漁鹽爲業。大率剽悍輕捷。在水如龍。非官軍比也。浙之東西。以及福建。凡並海而生者。雖無非習熟波濤之夫。獨以慶元人爲稱首。凡販海者。以百人爲率。慶元之人。僅著十分之二三。蓋恐其多則能併殺其徒也。此可見此邦沿海之民。最悍而最可用。臣頃奏聞興復砂岸。以六家上戶之世業。復歸而還之。量令照右例輸納官租。正欲爲團結之地。今官司歲收。不過十七界十四五萬貫文。臣今欲仍弛以予之。卻令當土大家。隨其地分及砂岸廣狹事力。共團結強壯三千人。仍與各辦衣裝器械。大略如往年兩淮、近年沿江、團結民兵之法。置立頭目。部勒隊伍。遇秋時漁田之業隙。則以千人合教于郡。三歲周而復始。蓋一舉而有三利焉。緩急之際。此三千人。可以當三萬人之用。一利也。既就團結。則姓名皆在官司。爲盜賊者不可容。販私鹽者亦可戢。此二利也。三利大家上戶。既永免砂岸納錢。其利無窮。且永無寇攘。如近時三山小榭焚掠之虞。特不過一番置辦軍裝器械之費。實係以合納官錢而辦官事。固其所樂從而喜聽者也。一本司自嘉熙年間。準朝廷指揮。團結溫台慶元三郡民船數千隻。分爲十番。歲起船三百餘隻。前來定海把隘。及分撥前去淮東鎮江戍守。夫以百姓營生之舟。而拘之使從征役。已非人情之所樂。使行之以公。加之以不擾。則民猶未爲大害。奈何所在邑宰。非貪卽昏。受成吏手。各縣有所謂海船案者。恣行賣弄。其家地富厚。眞有巨艘者。非以賂囑

省吏隱免。則假借形勢之家拘占。惟貧而無力者。則被科調。其二十年前已籍之船。或以遭風而損失。或以被盜而陷沒。或以無力修葺而底沉。或以船身老朽而弊壞。往往不與銷籍。歲歲追呼。以致典田賣產。貨妻鬻子。以應官司之命。甚則捐棄鄉井而逃。自經溝瀆而死。其無賴者。則流爲海寇。每歲遇夏初。則海船案已行檢舉。不論大船小船。有船無船。並行根括一次。文移遍于村落。乞取竭於雞犬。環三郡二三千里之海隅。民不堪命。日不聊生。待至起到舟隻。則大抵舊弊破漏。不及丈尺。槓具則疎略。稍火則脆弱。亦姑以具文塞責而已。民被實害。官無實用。且天險之防。以人心爲本。先使百姓憔悴。根本動搖。脫有緩急。何恃而亡恐。臣已結爲義船法。謂如一都每歲合發三舟。而有船者五六十家。則令五六十家。自以事力厚薄。辦船六隻。船身必堅耐。槓具必齊整。稍火必強壯。歲發三舟。而以三舟在家營生。一歲所得之息。則以充次年之船。辦槓具招稍火之用。立以程限。守以信必。歲歲遇當把隘之日。則如期駕發。以至軍港。聽候調遣。於是有船者無倖免之理。無船者無科抑之患。永絕姦胥猾吏。賣弄乞覓之苦。永銷濱海居民。破家蕩產之憂。人心固則天險固。三郡邊海之人。莫不欣然聽從。事將就緒。實爲海道無窮之利也。一此邦沿海。凡有九寨口。大嵩管界海內、白峯岱山三姑岑江螺頭。計土軍一千四百八十三人。朝廷創立。本欲與定海水軍相爲掎角。肅清海道。承平既久。寨無可用之卒。卒無可用之舟。半是買閑。半是占借。教練不習。擊刺不閑。兼九寨巡檢。名係軍班部吏孺子。並不諳所謂海道事宜。目不曾接風濤。足未嘗履海岸。嘗惟循襲故事。掊剋自肥而已。故此一千四百八十餘人之土軍。徒費國家錢糧衣賜。亡具甚矣。區區欲望

朝廷將九寨巡檢向去遇有滿替之人許從制司選辟會從軍伍諳熟海道慣會船水之人充巡檢職事庶幾頭目之人以漸更易衆聽不驚而寨卒亦漸可訓齊教習以無用爲有用仍遇有盜賊許令定海水軍主兵官會合調遣一應功賞並與水軍一體施行實爲海道悠久便利于海道之防所急舟船器械教閱訓練臣豈不願仰遵宣諭指揮盡心力而爲之但大槩非赤缺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原缺四十四字）然亦且及朞而已爾今者抑憑帝力稼事大登上賴皇威海氛寢息而臣年冉冉其將暮行昧昧而未休疾病縈身憂畏銷骨爰瀝忱恂之悃曲祈蔭庇之仁恭望皇帝陛下垂念蓋帷許還印綬六十三而休謝儻追范鎮之蹤生老死於太平庶遂邵雍之願臣無任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照對臣忝以舊輔典藩素知陛下憫念黎元之心故臣自去秋領郡卽將寶祐元年秋料二年夏料住催繼又將二年秋料三年折帛錢蠲閣近又以門堂在近須將三年應干官賦並行除放前後共放過錢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七十七貫六十文又累政以來多將公吏寄庫拍戶百姓逋負攤賴各催之錢理爲交頭見在被監之人不下數十百儿累老幼哀鳴可念某盡行蠲放仍將本任趲積到錢代爲塡納總爲錢六十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七貫八百四十六文通前兩項共計六百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七貫九百單六文該載並見榜文簿曆歷歷非欺今官無拖俸軍無欠糧朝廷諸司無稽違綱解而庫中之積比元交割尙增會子一百餘萬貫見錢伍萬貫元交割米止一千八十三石今倉中及見在平江收

羅在路之米。共管二萬餘石。繼臣之後者。自可臥而治之。在臣別無一毫規避。幷乞審照。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　寶祐六年

臣聞諸孟軻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終身誦之惟謹。照得朝廷近以雨澤愆期。徧行祈禱。恭奉聖旨。應民間房賃。不以大小。統放半月。汪濊之恩。被於海隅。臣奉行惟恐不虔。登時具文榜。行下諸縣。一體遵守。繼聞縣道多有與大家一戶爲伍。沉匿文榜。不行揭示者。遂分差人吏。前往監督縣吏。逐一施行。續據差下象山縣吏貼李奎回同供責稱。本縣自來凡朝廷及本府寬恤事宜。例不曾奉行。幷取到市戶胡三十太等具狀稱。三十太等今奉太使府差人前來契勘。放免官私房節白地等賃錢等事。且三十太等各係經紀小民。賃屋居住開店。每遇太使府及上司幷奉聖旨。節次行下。減放賃錢。無不感戴。雖本縣備榜曉示。緣本縣鄉里屋主。皆係寄居官戶者。卽不曾遵照指揮放免。所是賃錢投月典還掠錢人交納。如到冬節它放三日。歲節五日。上元節三日。其他卽無減放。設若賃客欲退官放。便被起賙。所以並不敢執退官放。所責證並是的實。又據李奎供。本縣因聞胡三十太等□狀。其縣吏毛益卽取覆知縣。追胡三十太勘斷責令退狀。口稱屋主炒人。你若責狀去州府。回後只來你身主討事。臣竊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象山豈非王土乎。爲象山之官吏。與寄寓縉紳。非王臣乎。而奉旨蠲放房賃。大家上戶。視之如無。縣道官吏。知有大家上戶。而不知有君上。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事若甚微。關係實大。司馬光通鑑之首。專以名分爲言。其旨深矣。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宣教郎知象山縣孫逢

辰。量與鐫秩以示懲警。仍行下無干礙監司。根究本縣寄居房賃最多、不有上旨、不伏蠲放之人。施行一二。庶足爲慢上尅下者之戒。其於教化。不爲小補。須至奏聞者。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照對。臣自前歲抵郡。夷攷本府不可支吾之因。專苦於軍糧之不繼。遂行奏申乞就淮西管下。歲糴十萬石。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許令本府據欠闕之數。前往收糴。亦不拘十萬之數。本府兩年之間。百計提聚官錢。僅能糴及六七萬石。尚未及一歲十萬之數。近緣青黃不接。軍食正艱。遂差官吏往平江收糴四萬石。以備支遣。併將昨來朝廷發還借支義倉米價錢四十萬貫。收糴一萬石。以償上件義倉窠名。共爲米五萬石。已差撥軍船。雇募民船。摺運船載出港之間。忽準發運司反汗拘攔。所有昨來已奉聖旨指揮。未肯行用。緣本府尅期尅日。以待此米之至。支散二十四五日。水軍廟禁軍土軍。共一萬餘人。軍糧實是狼狽。萬一庚癸之呼。某一身不足恤。如國事何。不免星馳具狀申聞。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降付尚書省劄下發運司。照所降聖旨指揮。即與通放施行。臣無任延頸俟命。如囚待赦之切。貼子。臣昨因郡境入春以來。頗有旱意。深慮秋成難準。急在聚糧。傾竭帑藏所儲。又委本司參議官趙汝俳。前往嘉興府收糴一萬五千石。併委權本司計議官杜友寬。就鎮江府管下收糴小米五千石。雖據各官回申已行糴下。伺候起發外。今來切恐各具仍復把持不與通放。顧計利害。欲望聖慈併下尚書省。備劄各處及發運司。照應通放施行。伏候敕旨。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　開慶元年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一介疎遠祇事聖明三紀于茲旁無蚍蟻之報白頂至踵悉由陛下拔擢悉由陛下保持以至今日伏念臣起自書生叨塵宰輔分量已極自壬子去國坐享祿秩優逸山林卽是臣上戴陛下始末之恩結裹此生了無遺欠矣丙辰初夏忽蒙陛下曲加紀錄起之鄞闔臣再三懇免直涉季秋疊奉宣諭謂目今海道不異邊險且詔鄉守諭旨準發臣上受主知緬懷國事感激流涕遂不敢以衰病辭雖知勉竭疲駑竟亦何補毫髮去秋僥踰再考復被因任之命時適東海告警連準密院奉旨行下調遣兵船申嚴海備日不暇給臣不當於此時乞身退勉就職又越半歲矣然未嘗不力告宰臣乞賜密啓蚤俾歸休近又嘗以殘軀百疾死期三證祈籲宰臣其衰實非旋爲飾說今春令已深風色向順洋海保無它虞如昨承朝命團結三郡海艘悉以辦集其數不下三數千隻見以籍册奏申其他兵政民務無慮數十條亦皆圓備且帑有餘貲倉有餘粟凡可以爲此郡經久之計者已無餘策自此凋郡恐成樂國□臣復何貪戀更不知止矧重之以疾證死期乎易之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蓋天地人特具其理而鬼神則直著其事甚可畏也是用殫瀝悃忱歸命君父欲望聖慈恢天地好生之仁廣日月無私之照念臣久侍帷幄曾獲備心膂股肱之寄在內在外不敢少負國家憐臣年事浸迫血氣已衰譬之閑廐老馬惟有悲鳴難任鞭策察臣粗知消息進退之義卽非詭激以欺陛下特出聖斷許臣挂神武之冠或俾奉祠退伏田里獲遂首邱之願又臣竊伏惟念先帝

在御三十年。凡十放進士之榜。其被親擢膺首選者。俱已殂謝。惟獨臣僅存。陛下上軫豐芑之遺。次軫帷蓋之舊。必賜與惻。俯垂聖允。臣干犯宸嚴。無任瞻天望聖。眞切懇祈之至。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臣近嘗具疏乞歸田里。恭奉詔書不允者。祗承溫詔。備極褒寵。銜戴洪恩。惟增深隕。臣聞臣子之事君。以勢分言。則君猶天也。天忱不可瀆。以情分言。則君猶父也。父則容可愬。伏念臣行年雖六十有五。而涉世已踰四十年。心損於思慮之多。志喪於摧挫之多。膽薄於憂畏之多。氣耗於酬酢之多。積此四多。淫爲百疢。於是臣實病矣。其所爲盡瘁於職業者。蓋恐食焉□□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如古人之所云。本非精力之有餘也。職事之最大者。無過於撫養下民。以奉藝祖紫雲樓之詔誓。以體陛下培植根本之訓彝。而此邦積蠹稔弊。其所由來者漸矣。前乎爲守者。不過依違洪忍。以求不得罪於巨室。未嘗爲百姓伸枉冤。直是非臣自惟嘗忝宰輔。爲陛下抑豪強以扶貧弱。安田里以弭盜賊。臣之職分也。豈可使百姓失職。而坐視其嘆息愁恨哉。於是事至有司。不得不奉國家之法令以行之。雖百姓稍獲蘇醒。但以臣之力拙。而致怨者多矣。怨之不已。則讒謗興。臣藉曰無愧于心。然以衰頹疾病之軀。而處讒謗四集之地。豈大易知進退存亡之義。與老氏知止不殆之旨哉。仰惟陛下聰明聖哲。阿墨之毀譽。未嘗不瞭然於聖衷。然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而畏讒者十有二。其形容讒人之狀。精微巧妙。有鬼神之所不能測度者。於是臣之心志膽氣。日營皇消碟。而百骸九竅之病日益矣。若非陛下曲賜覆持。俾獲善罷。則身難保。何裨於國。恭望

聖慈重加憐憫。檢會前奏。放臣歸老山林。儻延一日之殘喘。卽是陛下賜以一日之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臣三瀝丹悃。上冒聖聰。臣頃緣身病於負薪之憂。心病於上棘之憂。荐貢封章。懇祈閒退。聖恩天大。屢被溫綸。至援尹吉甫烝民之詩。訓臣以仲山甫之事業。且曲加諭旨。曰決未可言歸。曰切不必重請。臣祇承明詔。感極涕零。但臣之眞忱。實有不容自已者。謹卽是詩而備陳之。且其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所以表仲山甫之勤瘁。卽詔旨所謂不憚其勞也。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所以表仲山甫之正直。卽詔旨所謂不撓其志也。尹吉甫之於仲山甫。可謂能知其心。善著其事矣。而乃先之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何與臣深探尹吉甫之意。而驗諸詩之下章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說者謂政事易耳。而不人能行。維仲山甫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是知尹吉甫欲仲山甫爲保身之謀。正爲仲山甫寡助之慮也。夫以仲山甫賦政徂齊。每懷靡及。忠勤如此。而尹吉甫尙爲之隱憂。臣實何人。不堪爲仲山甫執鞭。而竝孤立。則有類尹吉甫之所云者。臣何敢獨恃聖知。而不求所以保身之道乎。保身之道。惟在乞身以去爾。今臣之當去者。不特此邦之人以爲宜。而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此邦之人則曰。推而不去。是頑鈍也。頑鈍可恥也。天下之人則曰。久而不去。是貪戀也。亦可恥也。於是臣不但畏此邦人之議。而且畏天下之議。身心之病。愈不可藥矣。反覆而思。惟有積忱歸命君父。欲望皇帝陛

下念其坎壈平生。憐其顧惜晚節。赦其擾拂威命。特推從欲之仁。俾遂首邱之願。臣儻未遽溘先朝露。猶可退與鄉人子弟。講明孝弟忠信之義。以鋪揚聖化。而歌詠太平。是陛下賜臣爲聖世無玷缺之人。而或庶幾於仲山甫明哲之萬分一矣。葵藿之衷。雖不獲糜捐以效報。尙當啣結以酬恩。臣神往形留。意長語短。惟是數瀆宸嚴。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祠

臣輒瀝丹忱。上干聖聽。衰倅之蹤。待罪海閫。歲且三周。雖粗竭於疲駑。然日增於疢疾。固嘗密陳悃幅。屢祈君父。茲以夏秋之交。暑氣侵蝕病體。益難支吾。不敢輒具繁詞。謹以情實額告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憐。卽垂睿斷。令臣歸伏田里。退安晚節。或畀眞祠之祿。少逸餘齡。實戴君父頂踵乾坤之造。臣干冒宸嚴。無任激切懇祈之至。伏乞睿照。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臣比緣負薪之憂。嘗上乞骸之請。恭承溫詔。未拜俞音。伸再瀆以籲天。望九霄而跼地。竊惟臣子之事上。在明進退之宜。聖主之御臣。務存始終之義。顧臣濩落。久備使令。每當雪霜摧剝之時。獨賴乾坤覆載之力。官高祿厚。毫髮之報蔑聞。福過災生。膏肓之疢浸劇。自量譾陋。積誤未知。不惟委寄之隆。尙策於駑駘。抑且拔擢之峻。偏及於豚犬。一門何飾。舉世莫京。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易昭明訓。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著格言。敢以衰殘之蹤。猥冒旬宣之寵。況復平生之多難。凜平晚節之有虧。數蜀范鎭謝事之期。已踰兩

載誦歐陽修告老之疏何待來年恭祈日月之明曲賜膽肝之照垂憐狗馬常結戀於蓋帷特俾偷翹獲退安於飲啄雖桑榆之景迫但葵藿之心傾臣干冒宸聰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懇祈之至取進止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恃力中國恃禮四事

臣頃待罪鄞闔迫於衰疾屢上乞骸之請仰荷從欲獲返山林突未及黔忽叨命召俾奉內祠而侍經幄一攷天筆再遣使輅四勤宣諭捧讀聖訓有曰待卿之來以刻爲歲臣感激流涕不能自持何敢以出處之常節廢君臣之大義戴星疾馳趨赴闕下茲叨內見瞻望清光積八年葵向之忱輒吐涓埃上裨海岳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三紀于茲適際時艱以四十餘年兵不解甲之天下而當數千年以來所無之夷狄忱戛乎其難矣然中國夷狄自古常對立於天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國之所恃者理在彼者有彼之可恃而或竊我之所恃在我者無彼之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則勝負之形已判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畏天命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對越之際多違譴告之至不察畏於口而意不實敬以文而事則非有好時太乙之禱祈無桑林雲漢之克責是我失其所恃也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結民心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凜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又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苟內之司存外之郡縣借體國之名而窮聚斂假奉公之說而極誅求用有司之刑獄桎梏爲一己之苞苴囊橐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進賢才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克知三有宅

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苟服讒蒐慝誣善醜正無保惜愛護之意有摧折困沮之風仁賢空虛氣象蕭索是我失其所恃矣故中國之所謂理者在通下情書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苟上下蔽蒙耳目壅塞持祿固位之習錮犯顏逆耳之節微全身保家之計精惘時憂國之念薄是我失其所恃矣我既失其所恃寧不虞彼竊而用之乎譬之身焉天命所以壽考我也民心所以元氣我也賢才所以精神我也下情所以宣導我也顧自有而自棄之可乎雖然若此者皆羣臣之罪非陛下之本心也陛下本心如青天白日雲陰暫翳未嘗不隨卽開明臣區區之愚欲望皇帝陛下自咎自艾於天地祖宗之前亟下痛切之詔務在明白洞達不必回護掩覆昭布舊失力圖今是以回吾之所可恃所謂悔過不嫌於深責己不嫌於重如使念慮之眞實自然幽明之感通人情旣舒天意必悅天意旣悅狄難必寬其他備禦之方自可次第而舉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臣輒瀝危衷仰干聖聽臣遲暮之迹比從鄙閭屬疏乞骸甫獲歸田忽叨命召俾厠經幄一叚天筆四承宣諭兩遣使華聖訓眞切臣跪誦一言則血淚一滴非不知鄂寇已迫於江沱廣寇已踰於賓柳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狥出處之常節疾驅赴闕止謂備數勸讀之末時効一得之愚上裨聖算不料僅入國門卽被斂庭之命擢置左轄主憂臣辱不敢牢辭雖黽勉夙夜應酬科瑣然不過粗安京師幾甸之人心豈

能遽卻侵犯內地之強敵。孟子所謂三年之艾。尙不能炙七年之病。況沉痼之疾。弄成壞證。而欲以頃刻之艾炙之。使盧扁復生。且將望之而走。今鄂渚有重臣以宣威。有饒將以禦侮。援師雲集。勝勢日張。似可少寬西顧。若湖湘一路。直透腹心。無高山大澤以爲之限。無精兵良將以爲之防。如廣南制司前月二十有四日報稱。賊叩靜江城門。交射而卻。旋退屯四十里。自是越二十餘日。無一字到朝廷。至十月二十日。則湖南帥憲兩司之報猝至。謂賊已於初十日突至清湘矣。今又八九日。帥憲兩司並無續報。萬一又有如廣南之一節無報。而清湘之警報猝至。不知上下將何以爲策。或進或退。或行或守。皆非一旦之所能辦。竊恐誤君父。誤社稷。誤生靈。貽笑萬世。是時惟有一死。何益於國。漢人有云。先事而言。常患不信。事至而應。又患無及。今不可謂之先事矣。臣非不能爲寬譬之言曰。此非韃也。蠻也。又曰。此蠻與潰兵合也。非眞韃也。又曰。雖韃也。然又不能多也。又曰。韃所志者金帛子女。既有所擄掠。不久能自遁也。此言幸而中。則可竊鎭靜之名。善料敵之譽。不幸而不中。禍變忽臨。縱食爲此言者之肉。果何補哉。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此章宣示二三執政、給舍、臺諫、殿帥。使各述其所見。幷指陳韃賊有無必至之患。目前當作如何布置。親具手疏以聞。卻乞降付臣參酌。庶臣可資衆益。以爲處置之決。毋徒曰國家之事。一相任之。臣不任懇切。伏望睿照。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　景定元年

臣一介遲暮。頃陛下以狄難孔殷。召臣於山林。臣重惟主憂臣辱。不敢以時艱爲避就。功疾赴闕。始不過

謂密侍經帷．時貢小忠而已．不圖聖恩復加柄任．臣旣入國門．無穴可逃．黽勉就到．倏五越月．賴旬宣重臣．提大兵以解鄂渚之圍．分精兵以勦湖南之寇．四方上下．日冀肅清．然賊智愈深．賊勢漸闊．蟲蠹木而荏苒．蠶食葉而浸淫．大抵其狡焉之謀．最善於以退爲進．以久爲速．以聚爲散．以客爲主．以徘徊延款之形．藏飄忽震蕩之勢．又善於造訛設詐．使被擄而來歸．與背虜而投拜者．妄相傳播．以中吾之所喜．寬吾之所憂．而迄遂其所大欲．今已入吾堂奧．潰吾腹脇．正恐其未肯遽舍而去．縱去吾內固已困矣．推原亂本禍根．良由十數年來．姦臣險士．創爲虛議論．實事功之說．以迷國誤朝．凡忠君愛上規正闕失之言．盡諉之爲虛議論．凡殘民剋下陷害忠良之舉．反推之爲實事功．舉一世之人．猶食稻衣錦而趍之者．則與亂同事之事也．舉一世之人．若赴湯蹈火而避之者．則與治同道之事也．創譖訐之名．摽不靖之目．以空國中之善人．而其禍至一二年而愈酷．於是歐民以附賊．歐士以從賊．歐天下之人以不仇賊．而反幸賊．夫人主欲有所爲．而大臣不敢糾其非．大臣欲有所爲．而百執事與士庶人不敢糾其非．附和逢迎．媕阿諂媚．雖至背理傷道．亦付之一默．朝廷之上．可爲靖矣．可謂不譁不訐矣．詎料積而爲夷狄之大不靖乎．官職富貴．則稔禍之臣．攖拏以去．而大患難則以遺陛下．可勝痛哉．臣雖勉竭於科瑣．僅而左右之支撐．反覆深思．惟有祈天永命之一說．全在陛下而已．所謂祈天永命．全在陛下悔悟之透徹而已．天下只是一箇理．理只是一箇天．天只是一箇心．儻非陛下存於中者．念念與天通．發於外者．事事與天合．則皇天決未悔禍．皇天未悔禍．而欲敵之悔禍．猶卻行而求前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傅周召之臣．

都俞吁咈。口口只是說天。夫豈推注於荒忽誕慢之域者。忱以人主爲天之子。父子之間。情愫易達。善惡易見。感應易孚。故曰上帝臨汝。毋二爾心。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非可以言貌欺。非可以緇黃禱也。如使意不忱而心不實。徒有收拾君子之迹。而厭薄君子之根未除。徒有屏棄小人之迹。而回護小人之根未除。徒有遠聲色之迹。而蠱惑之根未除。徒有賤貨利之迹。而豐殖之根未除。徒有開言路之迹。而浸潤之根未除。徒有扶持公道之迹。而恩愛之根未除。徒有培植邦本之迹。而戕賊之根未除。徒有愛惜民力之迹。而營繕之根未除。諸根未除。則是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也。陛下之念慮未純乎天。而求天之純佑陛下。豈可得哉。故臣專望陛下充前日之悔悟。而更爲今日之大悔悟。夫至靈至明者。莫過於此心。陛下以神武睿哲之資。加以歷事變之久。閱義理之熟。一自反觀於至虛至明之心。則知宗廟社稷、人民億兆、后妃宗戚。其休戚存亡。皆在陛下之一身。而陛下尤欲自壽其身。以久享至高極貴尊榮之福。念之至此。則必有惕然不能自已者。特恐陛下不念爾臣年將七十。無絲髮眷戀人世。捐軀致命。自所不辭。但所深病者。壞局在他人之手。而臣萬一代受其敗。書之史册。必曰今相某。而不曰前相某。又必贊之曰。某既無扶顛持危之才。且不能盡忠竭忱。正救其主。泯泯瘖瘖。黯無晶光。以至于弊。臣負此沉寃。九隕且不瞑目。故數十日之間。髭髮盡白。疾病轉深。形骸僅存。神識已散。是用略伸愚悃。仰瀆聖聰。儻陛下幸聽臣言。而皇天不爲之佑助。夷狄不爲之消弭。則是唐虞三代聖人之言不足憑。孔子六經之書不足信。天下決無是理也。惟是臣才術短淺。無以濟時康國。上負陛下注倚。且不能自盡其難。而猥効古人責難之義。罪

大不可赦。幷乞特發睿斷。亟賜竄逐。雖投之斧鉞。是乃臣得其正命之日。但使天下後世諒臣心迹則臣死猶生也。執筆攄詞。無任隕越感涕之至。貼黃。臣竊惟韃賊截江中流。爲彼捷徑。停留至於半載。創殘被於三路。何翅孔明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而通國之人。方偃然嬉笑如平日。臣處其爲數所圍。而莫之省覺也。若非陛下有回天之大德業。則雖臣等百數。何補於事。近憂後慮。百結寸腸。於是臣之前疏五就戮而五就燬矣。而終不容於不一言者。恐負陛下、負社稷、負生靈也。恐萬世之下。不知臣授任之時。上流之賊已踰黃漢而南。廣右之賊已蹈賓柳而東。謂臣壞陛下之天下也。臣之情亦可哀已。惟陛下財幸。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臣輒瀝危衷。上干聖聽。臣一介衰遲。頃自鄞闔引疾乞骸。仰荷從欲之仁。還山甫浹日。而聞廣寇踰賓柳而東。鄂寇越黃漢而南。陛下亟以經幄召臣。臣重惟君臣之大義。不敢以時艱爲避就。扶病赴闕。亦不過謂密侍氈廬。時貢小忠而已。不謂陛下遽以前人之敗局而付之。臣既入國門。無路可逃。黽勉祗承。應酬科瑣。猶賴陛下惕然悔悟。引咎責躬。大洗冤沉。畢達幽枉。臣遂得以憑藉尸位數旬之久。然其間關於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臣向未及痛哭流涕爲陛下言也。前日忽覩章鑑塗歸高斯得之章。臣爲之駭愕。不能自持。照得臣於斯得素非腹心之交。金石之友。歲在丁未。臣在田野。但聞斯得爲浙東刑獄使者。疏劾鄭清之史宅之輩親黨數人。邸報流傳。四海之人。皆爲擊節。臣於是始敬其人。逮歲在辛亥。臣猥蒙陛下擢置次輔。一時收召當世知名之士。而斯得預焉。柰其好爲危言激論。上拂陛下之聽。

下忤首相之意。而陰窺密伺者。因得以遂其一網之謀。自壬子以至己未。八年之間。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夷狄之禍。實爲宗社之憂。幸陛下奮由聖斷。甫爲善類伸一線之脈。而姦人又從而摧遏之。臣實痛焉。如斯得閩漕之事。臣固未詳其虛實。特二吏之斃。正是有位者殺之以滅口。而反以爲證乎。近日贓吏動至數千百萬。甚者召寇啓戎。使國步顛危。生靈魚肉。陛下玉食爲之不御。枕席爲之不寧。鑑胡爲盡付瘖啞。而獨加怒於陛下已拔拭錄用之斯得乎。竊見鑑塵容俗狀。諂笑脅肩。徒以嘗與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躋要途。斯得縱非全名之士。不猶愈於腹無點墨。面有甲顏。洪涊依違。嘗糞舐痔之鑑乎。昔元祐間。孔文仲爲諫議大夫。劾朱光庭除太常少卿不當。宰臣呂公著率同列辨甚力。乃寢其奏。光庭竟就職。董厚逸黃慶基爲御史。劾蘇軾兄弟。宰臣呂大防力爭。乃罷厚逸慶基言職。與州軍差遣。夫元祐最爲國朝盛時。臺諫論列不當。宰相猶得爭是非。辨曲直。況給舍乎。臣自視望實輕淺。決不能效先朝元臣大老回天之力。然陰陽消長之機。世道反覆之候。於此覘焉。臣不得不爲陛下告也。臣曩叨柄任。蕭泰來首彈李伯玉。是時臣不能明目張膽。以感悟陛下。僅嘗於榻前救解。羣小搆沓。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臣亦豈容不分任其咎哉。鑑近日數詣臣乞爲弟鑄除郎。又乞爲除職因任。又爲其姻家郎伋求歸班。臣實鄙賤其人。不復與之酬答。孟子所謂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臣之于鑑。何以異此。臣若不早折其萌。又將貽天下善類之禍。纍卵之危。國家寧堪重壞哉。欲望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之陰乍翕而驟張。暫息而遽燃。以成夷

狄之陰。臣雖陷鼎鑊之誅。亦所不辭。謹具手疏以聞。臣干犯宸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貼黃。臣頃尸鄞闈。抗疏乞身。固嘗告陛下。以臣骨相素奇屯。而命運適衝併。若留之一方。必將興灾召釁。非軍民之福。陛下於是縱臣之歸。今鄂寇未清。湘寇叵測。囚停則智長。事久則變生。社稷生靈之憂。凜凜乎未知攸濟。臣既無耆龐福艾之相。又非扶顛持危之才。終恐誤陛下大計。欲望陛下亟發睿斷。放臣退伏田里。別選奇才厚福之人。正位台席。臣數旬之間。髭髮盡白。百骸九竅。無非是病。惟陛下憐之。幷乞睿照。又貼黃。臣又有未盡之悃。敢空臆爲陛下陳之。臣最痛切者。羣臣上下合黨。以欺陛下。惟陛下不知。而稔成國家之禍。則陛下獨當之。且如高斯得之事。此其蒙蔽陛下之大者也。斯得爲湖南提刑。嘗發部民陳衡老之姦惡。清之當國。遂將衡老黥籍。而高鑄者。爲衡老行財營救。斯得遂發其事。高鑄遂被黥配。時高鑄名高錡。後方改名鑄。冒受官資。大全得志高鑄用事。恨憾斯得。欲置之大譴大呵之域。於是大全用章鑑之弟章鑄。爲福建漕。以搜剔斯得之過。適斯得平日持論大苛。每於與簒逢人攻詆。又積與簒之怒。而沈炎實爲與簒心腹爪牙。大全高鑄發蹤指示。而炎甘爲之搏噬。今姦黨盤據。血脈貫通。故鑑又爲此舉。而炎亦姑泛論大全。以愚陛下。使陛下眞以爲非大全之黨也。欺皇天后土。欺一祖十二宗。欺陛下。以趣天下之危亂者。皆此等一宗小人爲之。陛下如不信臣言。乞索高鑄元配案視閱之。庶幾信而有證。今以高鑄一黥吏之故。而戕賊善類。略不顧惜。上天爲何。臣言之至此。血淚迸流。伏乞睿照。又貼黃。臣老矣。粗諳世故。豈不知事有緩急。時有難易。惟願包荒隱忍。以漸啓沃。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以養國家安靖和平之福。

不謂何物老醜。乃敢挑釁召鬧。以格陛下明詔。所謂世無終棄之才。永錮之士。其懷諂扶姦。罔上附下。情理尤爲巨蠹。幷乞睿照。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臣聞韓琦初除諫官。往謝王曾。曾語之云。士大夫當純意國事。向來如高若訥輩。惟知狥利。如范希文。亦未免好名。琦服行其言。故其平生大節。獨光明俊偉。爲朝碩輔。臣謂純意國事四字。豈惟臺諫當然。凡在臣子。皆當如參前倚衡之不容須臾離也。近者徐庚金等抗疏言事。謂之非讜論不可也。惟臣獨察其情。庚金蓋謝方叔之死黨也。其初未嘗交方叔。臣丁未典舉。庚金實爲選士。已而臣叨塵右席。庚金猶未有一日考任。臣拔之爲京府教官。旋背臣而右附於方叔矣。於是連得峻遷。及其去國。乃始貽書於臣。殆如牛腰。臣再叨柄任。甚厚望於臣。臣以包荒明望之義。復引而進之。忽一日。其館主人吳氏。以不仁不義。激鄉民之變。將有嚴陵何氏之事。臣方喻帥臣葉隆禮。亟行銷弭。而庚金告臣。必欲以大盜誅治鄉民。時邊遽正急。內地惡少多有嘯聚奪攘之證。臣密行布置彈壓。僅得無虞。庶幾其不爲外寇之資。未免斥卻庚金。而庚金怨臣。方應發者。臣不知其爲就何人。屬吏以外改文字白臣。臣但見其嘗爲校勘。而不知其嘗爲宗諭。頗難之饒虎臣力加引進。臣乃處以博士。而應發終怨臣。程元岳固丁大全所識拔爲校勘者也。臣以國子錄遷之。元岳怒。以爲左降。教今武學諭黃夢炎致曲於臣。亟敍之爲博士。而元岳亦怨臣。昔者有蔡抗係臣己酉省闈所放進。爲其改秩。其登朝多臣之力。歲在壬子。臣引之爲國子司業。猶未嘗歷郎

也。人方議其進擢之驟。屬臣薦徐霖爲說書。而抗恨不已。及於是歸投方叔求有以自効未幾則假借小故。以身引去。且率諸生偕去以動搖臣。而臣果去矣。方叔乃召抗。一時遷爲法從。以至參大政。庚金等謂弄蹺在前。可振袂而趍之。或能動搖臣。或雖不能動搖臣。而使天下傳之。曰學官相率而去朝廷。亦可以爲臣相業之玷。他日不妨可爲蔡抗也。迹庚金所寄聲館中之士。有曰若輩只會權郎。只會兼講略。不能助我輩立赤幟。則其貪愛官職怨懟朝廷之眞心可見矣。是豈純意國事者乎。雖然不可以情之非而沒其事之是也。宋臣爲天下怨府。雖三尺童子。皆欲剸刃其腹。雖禿千兎之毛。刊萬山之竹。不足以形容其過惡。陛下聰明遠邁堯舜。固不能不喜其供奉之勤。而未嘗不知其姦凶之迹。誅遠棄斥之意。固已久矣。豈待諸臣之言。而始焉決哉。特聖心仁厚。不能爲四夷之屏而已。然以臣愚見。內外皆祠也。孝宗嘗置甘昇於靖寧廟。嘗置王仲謙於池。若今宋臣以外祠。或越、或嘉興、或安吉。俾往居住。亦可以保全其富貴。而全其終身。豈非君臣始末之大恩哉。何必留之輦轂之下。以滋輿人之議也。沈炎自爲小官。本無大過。特用非其據。不自植立。附阿時宰。舉天下之善人。莫不碎於其手。且彼自言非大全之黨。而奏疏中稱頌大全。有曰鼎輔方新。鈞平持正。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臣民仰首以觀化。夷狄聞風而損威。又曰。睿謨深遠。明見萬里。料敵制勝。動中事機。又曰。朝廷清明。戶庭無壅。朝奏夕報。捷如影響。夫招業濟之變。大變也。精神之所感召。意氣之所鼓動者。如是乎。明見萬里。動中事機。戶庭無壅。朝奏夕報者。如是乎。其爲黨亦昭昭矣。而曰非黨者。欺陛下也。欺天也。欺心也。一人之言。可以塞天下之口乎。陛下固謂庶官

攻臺諫。有壞綱紀。然臣竊觀仁廟朝。蘇舜欽爲大理評事。監在京宅務。上疏有云。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温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夫宅務小小監當耳。尚敢攻中丞司諫。則祖宗故事。尚可攷也。端平初。陳塤以編修官輪對。首攻殿中侍御史何琮、監察御史何處久。陛下旋以琮爲權戶部侍郎。處久爲祕書監。而塤出知處州。陛下之英斷。豈反不逮二十七年之前乎。頃臣授任之初。蒙被訓飭。謂臺諫給舍。宰臣不當干預。是時卽欲具疏敷陳。見陛下憂邊正苦。不敢以此傷陛下之意。今可因事而言矣。夫給舍臺諫。乃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由出。而宰相不許干預。不知陛下謀之誰耶。陛下深居九重。與天下之士大夫。未嘗相接。何以察其賢否。非謀之近習。則謀之恩幸之臣。又不然。則謀之臺諫之長爲陛下鷹犬者。陛下且謂近習恩幸之臣。能識天下之賢才乎。言路之甘爲陛下鷹犬者。肯薦天下之賢才乎。其不肖之士。爲給舍臺諫者。近習恩幸之臣。與甘爲鷹犬之臣。肯爲陛下排之乎。昔高宗中興。當紹興之七年。狄難已消。天下已略定矣。高宗以經筵召趙鼎。旋俾再相。鼎告高宗曰。進退人才。乃臣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口季什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手也。於是有旨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胡世將。奪夕瑣爲試兵部侍郎。御史中丞周祕罷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如霈公輔等。皆相繼補外。而劉大中等。以次收召無遺。則是宰相可以去中丞給事中也。而陛下以爲不當干預。毋乃非高皇帝之家法乎。陛下自謂臺諫皆出親擢。可以控制宰相。不知

特可以控制君子之宰相爾。其小人之宰相。則內交近習。外交恩幸之臣。轉以私人祝其薦引。以爲臺諫。不分內外上下。締爲死黨。只欺得陛下一人。故陛下之親擢臺諫。實不能控制小人之宰相也。以臣愚見。曷若以一權侍郎解炎臺職。而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則不失輕重抑揚之義。而可以服天下之心。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去冬固嘗疏炎之繆。而不敢盡言。今所以先述庚金等之私意。而後敍天下之公議者。蓋欲釋陛下嗾使之疑。以開陛下神明之聽也。臣不任拳拳。取進止。貼黃。臣猶有未畢之悃。敢敷陳之。臣去冬嘗準御筆。欲以沈炎爲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臣豈不將順陛下之意。乘機而出之。則物論之定久矣。然臣捫心定慮。謂乘機則有機心矣。一有機心。則何以上對蒼穹。陰消夷狄。故止告陛下曰。炎非尹京才也。於是炎尸位臺端。又踰半載矣。蓋臣平生自勉。念念不敢欺天。步步不敢違天。若乘機而出之。則雖陛下無疑。而臣則有愧於心。不若盡言而出之。雖陛下不能無怍。而臣則無愧於心矣。使爲陛下臣子者。人人與天爲徒。而一毫人爲不雜於其中。則夷狄之禍。何至披猖至此。柰何爲小人者。固不知所謂天。而號爲君子者。亦往往參之以人。故徒能欺人欺世。而不能欺天也。故臣願陛下純以天爲心。則天下事大定矣。猶虜何足畏哉。幷乞睿照。

同日具奏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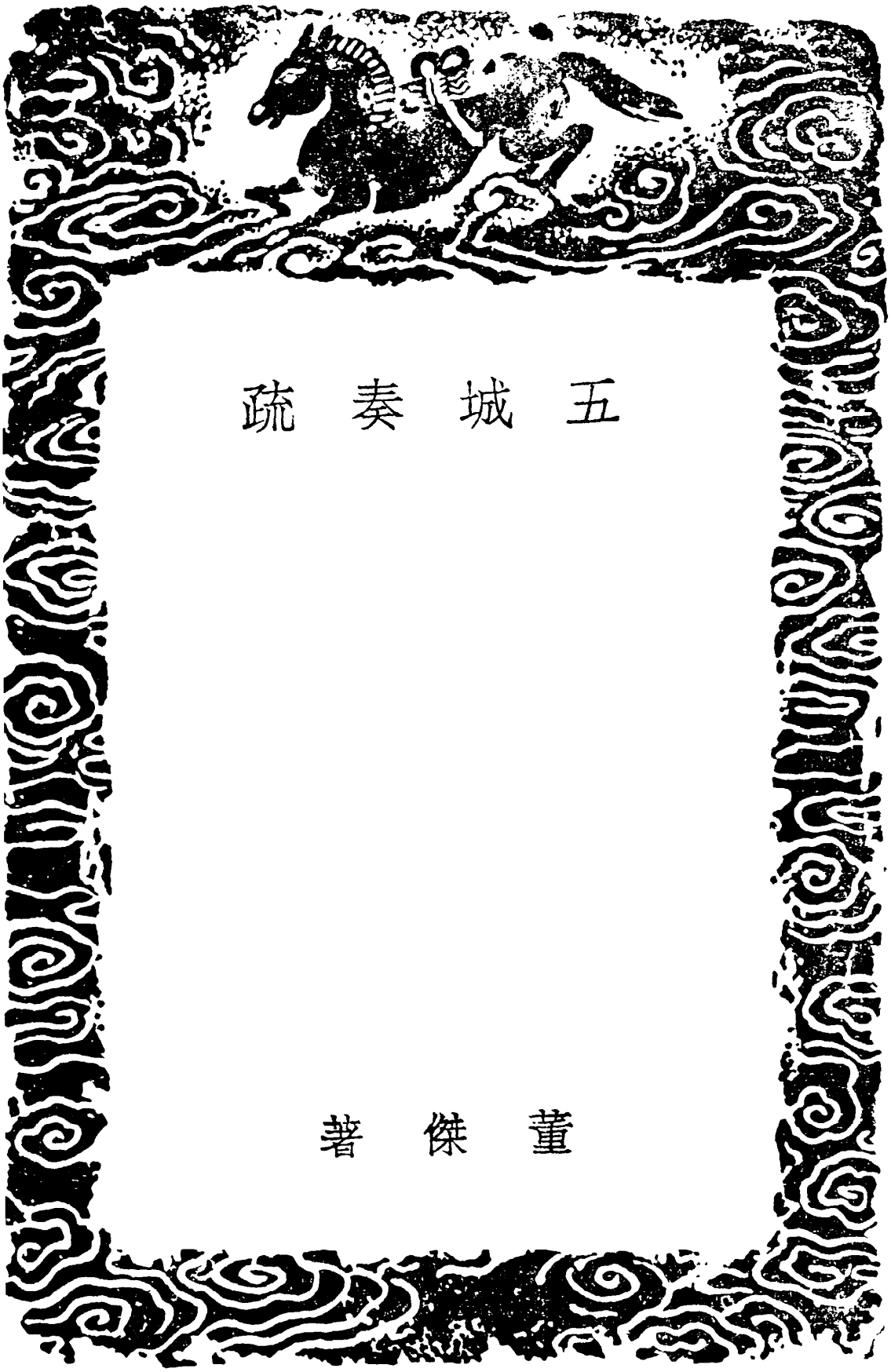
一乞御筆丁大全、首降授中奉大夫。生前致仕。一乞御筆董宋臣、改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就紹興府居住。臣又照得建康府門司官況極佳。若陛下以此畀之。亦不失仕宦之樂。幷取聖裁。一乞御筆沈炎、除

權戶部侍郎徐庚金、方應發、程元岳、楊潮南、丁應奎、並與祠祿。一乞內批高鑄、令霸管州軍決脊杖二十，配本州牢城。仍籍沒家財。同日奉御筆云。覽卿所奏。具悉來意。已依所擬施行。庶以示朕意。卿之此劄。既不付出。卻不須報行。徐庚金等。卿已以一單劄以發其姦。沈炎等不必見之奏劄。沈炎姑少緩除出。庶免爲草茅輩所攻。以辱臺綱也。卿宜深悉。同日又奉御筆云。覽卿所奏極當。擬進三條。卽已施行。李介叔充司業二人免兼尤妙。是所引去之人。卿不可不發其姦。前日之判。有識之士。莫不難服也。十五日又奏云。臣恭准內批付下徐庚金等與祠事。以臣愚見。當來若不以炎權戶部。從而出之。則庚金等與祠爲稱。今陛下既少遲炎之出。則庚金不若與在外合入差遣。然大略不過添倅幹官而已。伏乞睿照。

上謝恩表

臣某言。伏以生有同於晝夜。定數難逃。義莫重於君臣。孤忠彌切。雖神氣之已索。尙心聲之未離。親稟遺章。遠塵淵聽。臣某哽戀頓首。伏念臣迂愚寡偶。涼薄多奇。方先皇策之嘉定之中。濫叨首選。逮陛下錄之寶慶之始。猥預旁招。被三紀之寵榮。爲一時之欽豔。風波搖兀。不知幾賴於扶持。雨露霑濡。肯使僅成於拱把。迄備股肱之列。悉由頂踵之恩。而臣命與仇謀。福隨德謝。裴度浮沉於既老。乃攘臂以冥行。富弼畏忌於重來。反師心而妄作。積爲尤戾。合抵誅夷。仰聖度之寬洪。酌人言而斷制。長流遠服。曲貸餘生。緣臣蒲柳之質早衰。桑榆之景寖迫。憂危既極。疾病交侵。縱秦緩何救於膏肓。若曾參將啓於手足。自傷末路。永別明時。伏願皇帝陛下。有道之長。無爲而治。歷變履險。已垂四十載之憂勤。持盈守成。宜底億萬年之

安樂。與天同久。如日方升。一堂載賡載歌。內寧外謐。四海來王來享。大畏小懷。臣飲痛號昊。包羞入地。百骸將散。傾葵之念愈堅。一性長存。結草之衷敢二。臣無任瞻天戀聖。徬徨陨噎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某陨戀頓首謹言。



五城奏疏

董傑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五城奏疏

五城奏疏

明　五城董　傑著

勸經筵講學疏

帝王大節．莫先於講學．講學莫要於經筵．經筵者．自古聖主賢君進德修業論道經邦之地．而每日一小講．每旬一大講．又我祖宗之良法美制．萬古不及之嘉典也．陛下改元之初．即便舉行祖宗此制．且不爲虛文末具．日日不廢．士大夫見之．日夕謹於朝．白姓小人聞之．日夕謹於市．每執手相慶曰．吾皇講堯舜文武之學．必爲堯舜文武之主矣．吾皇遵聖祖神宗之制．必爲聖祖神宗之主矣．愛戴不勝．頌美無涯．然懷至愛之心者．每私竊存至疑之情．惶惶懇懇．尤慮陛下之學．今日如此．永久或不如此也．春和秋爽之時如此．祁寒盛暑之時或不如此也．朝夕瞻仰．乃見從御經筵以來．已經數月．雖值盛寒迄今隆暑．並無虛日．初納侍郎楊守陳之言．即許舉行．載納侍講王臣之言．即許常行．於是見陛下確於遵守祖宗之制．決于欵慕帝王之學．奮勇精專．始終如一．將來必爲堯舜文武之聖．朝士大夫已明知之矣．乃本月二十四日早朝．微聞人議吏部尚書王恕．以暫止經筵進言．初聞決以爲老成前輩人．必不作如是欺妄事．裁抑人言．不肯信服．及午得報．果然．乃痛心切膽爲王恕惜之．且王恕荷陛下伏起林泉休棄之下．加之以師保冢宰之職．乃進之而立於經筵之列．正宜日夜覃思．用圖補報．當先意以啓導陛下之德．

當隨事以補助陛下之業。可也。經今半載。不聞讜論。乃進此欺罔之言。臣竊痛之。且王恕進身科第。讀聖賢書。豈不知經筵講學之爲有益。歷官數十年。豈不知經筵之爲祖宗成法。年已七十餘。豈不知日御經筵之爲帝王第一美事。羣臣所慮者。恐左右近習、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恐宮闈愛幸、或以此言欺陛下也。恐小臣希恩干寵者、或以此言欺陛下也。今不出於左右。不出於宮闈。不出於小臣。乃出於王恕。王恕何人者。羣臣望之爲第一人。朝廷待之爲第一人。敢以此欺陛下也。臣竊痛之。羣臣喜陛下經筵一日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日之進。一月不廢。陛下之學之德加一月之進。士大夫顯晦進退之機由於此。生民休戚安危之機係於此。國家祈天永命之機係於此。羣臣皆喜。而王恕獨欲間斷陛下之學。裁損陛下之德。臣竊痛之。且人之心思。聞人一言發。則加一光明。聞人一講說。則加一警省。精神有所係屬。則自然強敏。無所係屬。則自然懈怠。經筵正廣心思聳精神之所也。故太公告武王。則有敬怠之戒。傅說告高宗。則有師古之訓。周公告成王。則有無逸之書。傅說之論學。則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曰念終始典學。厥德修罔覺。是言爲學之功。不可怠忽。不可間斷。一怠忽間斷則學廢矣。周公論享國。則曰中宗不敢荒寧。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自餘躭樂者。享國皆短促。是言勤勞者。人君之利。躭樂者。人君之害也。彼二人者。三代之名臣賢相。豈不知保護其君而妄言以勞其君哉。且以炎暑爲煩。以講論爲勞。而進甘言以致相愛者。此特婦人女子之情耳。恕不以太公、周公、傅說、愛君之心愛陛下。而徒以婦人女子之愛愛陛下。所以望陛下亦爲甚卑

矣。大臣保護王躬。當以義理。不當以姑息。大抵古今虧損王躬者有數事。講學不與焉。嬖女謁。則損血氣。事遊田。則廢精神。崇貨利。則亂心志。尙土木。構祠。則惑智慮。逞甲兵。刑罰。則傷和平。此數者。虧損王躬之事也。故大臣司保護之責者。平時則有啓迪相勸之道。不使其君犯於此。臨事則有消弭諫諍之道。不使其君陷於此。自此以外。未聞以止其君修學業窮理義爲保護者也。且臣觀之。陛下以方富之春秋。方強勇之精神。方厲精之心思。片時之間。操講官之誦說。開容鑑之聰明。聞言卽悟。有感卽通。如漢光武所謂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宋太宗所謂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況無逸之書。所言人主勤勞者多壽。則雖日御經筵。亦何傷損哉。今陛下正當作聖希聖之初。繼統撫運之始。銳於始。猶恐終之或怠。況可不強其始。定其本。猶恐末之或搖。況可不堅其本。爲大臣者。正當爲陛下慮及於此。不此之慮。而爲欺罔之言。臣竊痛之。設使陛下已有此意。大臣從而毗附之。毗附、乃圖保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設使陛下將有此意。大臣從而逢迎之。逢迎、乃覬覦富貴者所爲。猶之可也。今陛下立志方定。所向方專。講論方銳。本無懈怠之心。而大臣進懈怠之說。不以古之堯兢兢業業之心望陛下。而以漢唐末世庸暗之主望陛下。謂非欺罔而何。且王恕不欲守太祖太宗之舊章。效太祖太宗之憂勤。乃獨欲陛下循天順、成化年間事例以圖安逸。臣聞天順、成化初年。亦何嘗廢經筵講學之功。則王恕之欺罔益不可掩也。王恕又欲不須御經筵。但令講官進講章於燕居之中。免致列班官、費酒殽。是誠何言哉。所貴於經筵者。正以人主面與士大夫相接。心與古聖賢相對。有聚精會神之實。有意諭色授之益。氣質不期變而自變。德性不期成而自成。故祖宗

經筵之制。不憚禮儀之繁。不吝酒筵之費。良以此也。王恕職典銓衡。不能爲陛下進一儒臣。而反勸陛下疎儒臣。不能爲陛下修學業。而反爲陛下惜酒殽。何其言之陋也。且儒臣輩蘊蓄忠言讜論。竟日之間。僅得與聖顔一親接。假片時之殷勤。效分寸之補益。王恕又勸陛下止之。又何其心之異也。臣固知陛下自有離照之明。不爲邪言所惑。自有乾剛之斷。不爲邪言所奪。然臣愚昧。猶恐陛下謂恕乃耆舊大臣。其心必不欺。其言必可信。萬一從之。則失天下之望。失朝士大夫之望。不少少也。故不勝懇懇。略布衷悃。上瀆天聽。罪當萬死。伏望陛下取王恕所上之言。擲之於庭。詰其欺罔之罪。益修經筵之禮。併命講官捧書之說命、無逸之篇。三讀於前。使凡在朝大小之臣。羣聚而聽之。知陛下講學堅定之志。厲精不易之心。至明不可欺。至剛不可撼。從此而後。或有欲爲諱張之說以欺陛下者。不敢妄進。則陛下得以專精聖賢之學。篤遵祖宗之制。不獨經筵一事爲然。於凡即位以來所行庶政之合人心契天命法祖宗者。皆得以保終如始。行之於億萬年無疆矣。如蒙俯賜容覽。羣臣幸甚。天下幸甚。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疏

奏爲重名器、慎予奪、以從公議事。臣伏聞近日聖旨准御馬監太監李良等。題將都指揮同知王欽、都指揮僉事梁宏、陞署都督僉事、提督勇士操練者。臣竊謂王欽、梁宏冒進之小人也。提督禁兵。朝廷之大事也。以朝廷之大事。付之冒進之小人。詔命一言。衆情惶駭。且王欽等。不出於兵部之選。而出於僥倖之途。即舊時傳奉雜進之流也。陛下前日罷傳奉之官。今日復輕與人以爵。衆情亦不知所倚仗矣。繼聞科道

官交章論列。莫不傾耳洗目。以爲陛下必欣然嘉就。慨然聽從。明彰科道之言。追寢王欽等都督之命。協羣情之望矣。二十一日早。聞百官立班。奉聽聖旨。你每說的是。王欽等職領禁兵。難同其餘成命已定了。罷在班羣臣。悉皆且喜且懼。且喜者。喜陛下兼聽廣納。不咎人言。誠有帝王納諫之明也。且懼者。懼陛下獨斷太甚。不徇羣議。猶未得用諫之道也。帝王之道。是人之言。則當行其言。是人之諫。則當行其諫。今陛下是科道之言。而不改王欽等都督之官。臣揣知陛下之意。必以爲天子之命既出。即爲定制。決無繳還之理。繳還則損天子之威矣。若果如此。殆非今日羣臣所以望陛下也。羣臣望陛下爲堯舜之君。爲禹湯之主。舜稱堯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史臣稱湯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堯聖矣而猶稽衆從人。堯所以益聖而爲帝。湯聖矣而猶從諫改過。湯所以益聖而爲王。夫衆言未必皆當。言出於衆。則可以信其必當。帝王未必無過。過而能改。斯得以不成其過。今六科若干人。十三道若干人。食祿思忠。守職思義。其同心協謀以進此諫。豈不斟之酌之求其當。以協天下後世之心。豈不議之擬之求其當。以稱陛下命將之意。必非要君之談。必非誤國之言也。陛下徒是之而不行之。聽之而不用之。乃委之曰成命已定。其何以來天下之諫。兼天下之善哉。陛下於今嗣統撫運之初。正始端本之日。正須徧察羣情。延訪治道。於過之小者。從而改之、使不至於大。過之微者。從而更之、使不至於顯。然後事得其當。政協於中。況嘉納善言。人主之盛德。勇於改過者。帝王之美事。故唐虞設納言之官。周設內史之官。唐宋設門下之官。我朝廷有通政司之官。其職皆得以封駁詔令。詳審帝命。事當繳還詞頭。臣下不以爲僭。事當封還內降。天子不以爲嫌。又加

之以給舍臺垣之諫証。所以當時詔命之行。皆得其當。合人心。協公論。天下有雍熙太平之治。人君無偏狥獨斷之失。陛下今日不改王欽等之命。則曰成命已定。他日或有事。則又曰成命已定。則是果於自用。決於獨斷。不復惜天下之公議。不復如古帝王納封駁之忠。不復遵祖宗詳審帝命之制。則凡臣子之有忠言讜論。何由得伸於陛下哉。天命當畏。祖宗當守。臣言當恤。此亦甚不可以不愼。故臣拳拳願陛下必如堯之舍己從人。卽今日之堯也。必如湯之改過不吝。卽今日之湯也。且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予敗者、天子之大權。施之武職。所以勸功。施之文職。所以勸德。周王所謂八柄馭羣臣是也。故欲尊朝廷。不可不重名器。不可不愼予奪。名器重。予敗當。則天子恩一施而人感。威一施而人威。名器濫。予奪錯。則加恩而人不見其爲榮。加威而人不見其爲辱。國之禮義廉恥之風所以興。所以喪。貪冒奔競之風所以起。所以滅。仕路所以淸。所以汚。君子小人之道所以消。所以長。悉係於此。此誠有國有天下者之大權大柄。陛下所以爲帝王法祖宗保國家根本之具也。豈可不加重哉。豈可不加愼哉。都督之官。列高爵。食厚祿。非開國之勳不當授。非捍邊之功不當陞。此帝王之成法。祖宗之舊章也。今舉此尊大之爵。授之無功之人。則將來有功者。又將何以待之。此固不可矣。且宮禁親密之地。週廬肘腋之間。緩急安危之所係。心腹手足之所托。非忠良謹飭之士。加之英武統御之才。不可委任。今乃付之此輩。又爲甚不可也。臣竊敢謂陛下此舉。甚非所以全之也。愛之而不知求所以保全之。亦失愛之之道矣。伏願陛下曲狥羣議。務追寢其命。使朝廷

爵賞之典得其正。上可以保守祖宗之法。下可以不拂天下之心。然後爲當。且陛下卽位之初。不待人言。悉罷舊日傳奉冒進之官。當此時。聖心明察。必以爲傳奉冒進之徒。爲國之蠹、爲民之害、爲仕路之妨也。中外士大夫。自信陛下此政。必保終如始。持久如初。爲天下生民之福。爲宗廟社稷之福。今纔數月。乃復此命。則舊時傳奉之事。又將潛滋暗起。陛下何不割私愛於左右近習。保全大信於天下也。就使王欽等果有雄武之才。足稱使令。果有韜略之具。足典兵旅。陛下亦須勅兵部驗其功。次之等第。論其才力之可否。然後加陞以職。則彼得之也必自以爲不輕。其保之也必自加重。其思所以報陛下也必堅確懇篤。豈可但因李良等之請。卽便授此重爵、加此重位哉。此事之在王欽、梁宏。得失若輕。揆之國家政體。所關甚大。願陛下察之。切勿狗一時之喜好。而累千萬年之聖德也。臣知陛下自有防微杜漸之明。自有懲奸遠邪之斷。固不待於臣言之瑣瑣。然所以不屑更改於此者。臣知陛下獨惜成命之已下耳。臣則以爲不然。夫子之命。如雷之厲。如風之行。義當予則予。義當敓則敓。予敓一歸於義。則天下皆知前日所以予之者。陛下一時之私恩。今日之所以奪之者。陛下從天下之公議也。斷於絕私恩。勇於從公議。豈不光明磊落、公平正大、益加重於聖德、益增輝於帝業哉。陛下更何所顧恤而不肯追寢其事也。且近日以來。灾異不時而見。邊報不時而至。羣情洶洶。正欲陛下聖慮警省。修國政。回天變。息邊禍。而爲宗廟生民之福。然國家大事。莫有大於爵賞予奪。苟爵賞予奪不協羣議。則上不慰天心。人心之所向。卽天心之所在。卽天命之所在也。惟陛下裁之。惟陛下裁之。緣此係治道關緊第一大事。故敢昧死妄言。上瀆天聽。臣不勝戰慄

恐懼之至。

公登成化丁未進士。方謁選。會尚書王三原恕。以寘署請輟講筵。公與御史湯鼐交章爭之。而公言尤激。時少傅劉吉。啣鼐最深。因吉人獄起。遂嗾御史魏璋刻鼐爲主謀。幷陷公爲鼐黨。悉下詔獄。欲置之死。而賴王恕之言以免。恕之不苟私怨。固誠得古大臣之體矣。然要不得謂公之爭經筵爲過舉也。後公巡撫江西。爲寧王宸濠所忌。而時諱之以勞勤成疾。聞今江右志言之頗詳。明史孫燧傳亦云濠毒王哲。踰年死。重傑代之。僅八月亦斃。於是官其地者。皆惴惴以得去爲幸。則公之忤於濠甚明。公不避權貴。所至軍民愛戴。終始如一。而爲國隕身。亦可無負於王三原之救矣。嘉慶四年十一月、從學趙紹祖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許國公奏議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薇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潘同曾）

G一五五七上